

屍采傳



讀者之友社刊行

中華民國卅五年五月一日初版

定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名	佚	者	作	著
社	友	之	者	行
	號二十營府相京南			發
所	刷	印	者	刷
	號〇三四路江珠京南			印
社	友	之	者	讀
	號二四六路西京北海上			售
店	書	大	各	國
				全
			處	售
				經

尼
彩
傳

佚
君
著

目 錄

一、「小牧師」——基督教之子	一
二、面對着叔本華的鏡子	六
三、青年教授	一二
四、「悲劇之產生」	一七
五、和瓦格納的友誼	二四
六、愛和女人	三〇
七、創作、創作	三九
八、遺棄了叔本華	四七
九、一個無神論者？	五三
十、超人、超人	五八
十一、他瘋了	六五
十二、悲劇的完成	七一
後記	七四

一、「小牧師」——基督教之子

尼彩，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他在普魯士的薩克森省(Saxony)鄰近呂層市(Lutzer)的一個小鄉村裏出世，這個村莊叫洛根(Röcker)，只有幾百戶人家，許多年代以來沒有出過有名的歷史上的人物，當尼彩呱呱墮地的時候，人們也沒有傳述着什麼迷信的異徵預兆，真的，誰能夠毫無理由地來斷言這個小孩子將來竟會被譽為十九世紀思想界的巨子呢，那個時候的尼彩真是渺小的，一尺左右長的一個小毛毛啊！

尼彩的父親是一個虔敬的基督教新教牧師，母親呢，又是一個牧師的女兒，他生在這樣的一個充滿着宗教氣氛的家庭裏，使他幼年的生命體裏感受到「神」的質素，在他後來的思想中，我們發現他背叛了「神」，創造了他自己的神——超人。然而，我們且不管這個「神」和那個「人」吧，他的畢生的事業，拿自己的筆默默地寫下了自己的信條的那種態度，正和一個誠摯的基督教徒傳道時的情形一樣。基督教徒是「說教者」，尼彩，我們對他公平地說，他也是一個「說教者」。

有人描述過尼彩的父親，說他是一個有機敏的氣質和愛好詩和音樂的人，他對於愛默生(E. W. Emerson) (註一)特別表示崇敬，愛默生的作品常常放置在案頭和手邊。愛默生的沈厚的筆調，我們不妨說可以在尼彩父親的生活線條上發現，他的性情溫和，毫不浮躁，是那個小鄉村裏的君子之流人物。至於尼彩的母親，美而健康，生機勃勃，尼彩所崇揚的生命力，我們說他的母親身上有！假使我們把歌德的母親和尼彩的母親來作一比較，那末，有趣得很，在這兩個女人身上我們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質素，而更有趣的是：他們都是在十八歲的時候開始生育，她們各有一個震驚世界的兒子——歌德和尼彩。尼彩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裏，有這樣好的父親和母親，他的幼年生活是幸福的。

可惜「幼年」這二個字不是一個好名詞，那短短的幾個年頭，眼睛一睜就溜過去了，尤其是尼彩的「幼年」，那樣的美滿的幸福生活他竟不能較久地去享受，他的父親在三十五歲的時候，乘車跌傷頭部死了。於是尼彩的母親在悲痛之餘，把全家搬到了南木布克（Zaunberg）去，那個時候的尼彩，話都還不會說呢。

在南木布克，尼彩的母親沒有一個好心境，她所結交的一些女友，也都是些性質幽美，可是沉默寡言的修道士和寡婦，尼彩在這樣的環境裏生長，生理上許多機能的發展便顯得相當遲緩。尼彩，我們說過他是一個說着自己的教理的「說教者」，可是他那張說教者的嘴，直到實足兩歲半的時候才會開口講話。他母親有時竟擔憂着他會是一個啞巴。

尼彩的小時候長得真漂亮，頭髮厚地覆蓋在他的頭額上，紅凍凍的臉頰逼人喜愛，一個比較一般孩子稍高的鼻頭像少女手上鮮嫩的大拇指，而那兩隻小眼睛呢，烏黑莊嚴，閃爍着智慧的光彩。他的舉止行動很沉重，以至失掉了孩子應有的活潑，人家一看到他，都覺得這是一個誠實溫雅的好孩子。他還賦性多情，存心仁厚，好像是女孩子的性格。尼彩這種優美的質性大多得自他的父母，就是當他能夠獨立思想，而且發明了「超人」的理論後，有時候他還是愛美，愛真，流露他人性的真感情的。

大約離這個娃娃時代三十年後，尼彩的名言「和女人在一起嗎，莫要忘帶了你的鞭子！」已經流傳在一般人們的嘴上了，有一天，尼彩到街上去，他看到一個眼珠烏黑大大地睜着了來看人的女小孩子，他不禁跑到她那兒去，捧起她的臉頰，用他的手托着她的下巴細細端詳了一會兒，然後感情地說：

「啊！孩子！你真美麗！」

當尼彩這樣說着時，他的淚水溼潤了他自己的臉頰，而且滴到這個爲他所咒詛的現實世界上來了！這淚水，爲真與假所引發的淚水，啓發了當時已失人性的尼彩的人性的重現，有些人感覺奇怪。然而，幼年尼彩

，他那漂亮的面龐，他那優美的女孩子的性格，假使他能够自己看見這個時候的他，他難道不會也同樣感動地流下淚來嗎？

尼彩小時候沒有什麼怪僻的脾氣，只是較一般孩子來得沉默。他幾乎終日不大做聲，劇烈的鼓皮式的遊戲他都不肯參加，一個人靜悄悄地默想着一些什麼。稍長大，就給他母親送進學校去，在學校裏他真是一個好學生，品性十分優良，他仍舊不慣和同學們玩在一起，凡遇劇烈運動他總設法避免，他愛好詩，更愛好音樂，小小的年紀，就把自己關在孤獨的籠子裏，這種個性的養成，當他成年的時候，便成爲顯著的孤獨癖，他一生孤獨，一生沉思默想，最後竟至癡狂而死，好像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找到的特異之點，在他童年的時候已經發了芽了！

要是尼彩的父親不早死，他也許不會自小就有這種沉鬱的性格。然而，父親早死了，他父親的宗教精神卻牢牢地近似先天地黏在他身上。尼彩，這個反基督教的宗教人物，現在這時候正是一個深信上帝的小基督教徒，他常常手持着聖經，孤獨地沉默着在草地上走來走去，他想着什麼呢，也許是想着上帝的愛，人與人之間的愛，母親愛他，他愛母親，甚至憑着照片，默悼着他死去的父親，總之在這個謹慎篤實的小學生的頭腦裏，「愛」是已經滲進去而且讓他懂得了，他的同學們大家給他嘲虐，叫他「小牧師」，而事實上，尼彩那時的行徑，也確實很像是一個年少的，可是頗爲成熟的牧師。

他在學校裏的各科成績大致還都可以，特別不及人家的是運動和數學，尼彩童年以至於青年期的對運動漠視，使他畢生的健康受着影響，到達接近三十歲的年齡，他已經顯得病弱了，而且這病體的苦痛竟直到死不肯饒恕了他。他對數學的冷淡，一方面促成了他那些瘋狂驚人的遠達數理推論精神的名言警句底創建，另一方面呢，卻可以說就是他瘋癲至死的根由！尼彩在那時候的古典經學成績極好，這種興趣的逐漸提高和發

展的結果，使成年的尼彩在經典方面獲得很大的成就。

我們還得特別指出的，尼彩喜愛音樂喜愛詩，他年紀雖然很小，但是已經很能彈幾曲了，他的手指按上鋼琴，悅耳的悠揚樂聲便散佈出來，使人相信他在音樂方面也有天才，他歡喜讀詩，所以作文成績常常超過人家。這在尼彩的著作裏，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蘇魯支語錄」，竟能寫得那樣出色地充滿着詩意，成爲一部富有音樂性的散文詩，和他童年時就酷愛詩與音樂的本性，也不無關係。

尼彩的父親活着時，也不過是一個小康之家，父親死後，家况不如以前了，少年尼彩在學校裏因此相當用功，到十六歲的時候，他獲得了一種獎學金，使他能夠到浦夫達（Porta）學校去讀書，這個學校離南木布克并不怎樣遠，是一個著名的公立學校，學校當局對於學生的訓育一向十分認真，幾乎把品行成績看得和學業成績一樣重要，這對於品性優良的少年尼彩，似乎感到特別的適合，這樣，在這裏，他就度過了他的中學時代。

上面敘述尼彩的少年時代，大家會感覺到他的生活過得很平靜，他沉默而孤傲地認真做着他的小學生和中學生，假使我們只看一個尼彩來說世界，那末，我們說那個時候的世界該是十分平靜的，然而，事實上，卻和我們這個假定相差太遠了！在尼彩出生（一八四四）以至於死（一九〇〇）這四十六年中，世界沒有一天不是喘息在紛擾動盪之中，而在他的童年期，世界擾動的局而即已開始，現在請看那一個時期的列國紛爭圖！

世界封建的桎梏已經給與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打碎了，非但打碎，而且產業革命的後果也已開始重甸甸地壓在那些新興的資本主義者的頭上；於是，原料的擄取，市場的獲得，都成了當時必須你搶我奪大動干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各資本主義國家國內資本家致力於全部統治權的爭取，和勞苦的工人階級的開始覺

悟起而與資本家的抗衡也促使世界和平必不可保持。早在尼彩出世的前二年，鴉片戰爭打破了東半球的死封建的沉寂，而以一八四八爲標記的西歐各大國普遍地革命運動，更叫人感到驚心動魄！法國爆發了二月革命，皇帝趕走了，資產者和工人在巴黎六月巷戰的結果，代表資本主義勝利的第二共和正式宣告產生。英國的憲政運動到這一年也到達高潮期，五百萬人的市民羣去議會請頭的壯舉雖然失敗，卻已留下歷史上一條不可磨滅的痕跡。意大利的獨立統一運動，在馬志尼領導之下爆發起來，仍舊給奧國的武力暫時懾伏鎮壓住了。至於尼彩的祖國普魯士，這時候同樣的由於產業發達的結果而進行着統一運動，一八四八——一八四九的鬥爭雖告失敗，但普魯士的力量正在逐年增大，以普魯士爲中心的統一運動更趨蓬勃，威廉一世登台了，俾斯麥做宰相了，俾斯麥說：「我們所需要的，是鐵與血！」對的！尼彩的中學生時代，正是一個需要「鐵」和「血」的時代呀！

誰都不會從這個沉靜的女孩子性格的少年尼彩身上看出世界的擾動的，然而，尼彩，少年尼彩，他竟這樣地默默寡言，崇拜着上帝，難道恰巧正是大風暴前那一刹那老年船夫的沉着，和凝視着憂慮而產生的禱祝的心境嗎？

問題在下面幾章中會得到解答！

註一：

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一八〇三——一八八二。(美國的哲學家，詩人，散文家。他的家祖有幾代都是清教徒傳道師，著有「自然」「論文集」「人生的行爲」「代表的人」等。文辭清爽流暢，雄辯而極富想像。

二、面對着叔本華的鏡子

尼彩的少年時期在平靜和穆的生活中渡過，現在是給時間的脚步把他馱到人生青年期的路上去了。

一八六一年，尼彩修畢了他的中學教程，他離開蒲夫達，升入波昂大學。這一年，這位小牧師真的更像個小牧師了。按照基督教的習慣，一個教徒資格的獲得必帶經過聖餐禮，而有資格去赴聖餐的年齡要滿十六歲，尼彩恰好有十六歲了，所以他就在這年正式成爲基督教徒，在領聖餐後拿到手的證明書上這樣寫着：「尼彩，品行良好，勤勉，對宗教拉丁語德語成績優良。」這些考語是非常確當的，尼彩在少年期青年期，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虔誠教徒。

在波昂，他加入了神學會和語言學會，對於神學的興趣，我們說多半由於他幼年家庭環境的薰陶所引發，對於語言學呢，恰是尼彩的天才最足發揮的地方。他愛靜，愛幽美，古希臘動的人生的藝術似乎不應該爲尼彩所歡喜，然而我們得認明尼彩的靜是一種人生的暫時的沉默，他一生的思想反覆動蕩，充滿了矛盾，可是有一點他始終不變，那就是嚮往人生，熱愛人生，追求人生目標的堅韌態度。由於他那時酷愛希臘的結果，所以對於語言學的興趣便愈來愈濃。著名的語言學者李邱爾(Ritschl)（註一）和約翰，都是他的老師，後來李邱爾和約翰在學術上意見不同，發生糾葛，李邱爾辭職到萊比錫大學執教去了，尼彩覺得李邱爾對他比約翰對他更關切，於是便跟着李邱爾轉學到萊比錫大學。

萊比錫大學對尼彩有很大的影響，尼彩在語言學方面的成就完全得力於那個時期的苦學，他組織了語言學會，悉心研究，並且結交了一些朋友，和他感情較好的是羅特(Rohde)和謝斯達夫(Gersdorff)。在他的朋友中間，除掉一兩個品性不大好歡喜和女人混鬧的外，大多性質高尚，和他氣味相投，努力研究着語言

學。當時友誼給與尼彩的溫暖使他畢生對「友誼」這一名詞懷着崇敬的意思。

尼彩曾經抱着嘗試的意願加入當地的學生會，他很想能夠隨俗地和當時的大學生玩一陣子，可是喝啤酒還可以，要拳鬥就難了，他和人家剛一交手，便漲紅了臉敗退下來，這使得尼彩不得不趕快退出那個學生會，他的習性便也更加顯得孤獨起來。在大學生時代，他似乎沒有鬧過戀愛的玩意兒，生活過得很平凡。但是他冷眼觀察着那些在他面前蠢動的德國人，覺得德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面是極端的「唯理主義」，在另一面呢，卻是狂歡胡鬧的「啤酒主義」，尼彩認為「縱慾」和「理性」兩個東西不能同時在一個「美」的人生中存在，所以感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德國人的生活方式間有着很遠的距離。他討厭德國人的生活，因此，他也討厭德國民族，尼彩自己雖是德國人，父親母親也都是德國人，然而，由於他出生的家鄉離波蘭不遠，因此他狂妄地就自信自己必是波蘭遠族，和波蘭人有血緣關係，到後來碰到有人誤會他是波蘭人時，在他呆板的臉上便會舒展着春風的微笑，獲得衷心的快慰。

尼彩和他父親完全一樣，特別歡喜愛默生的論著，在尼彩的大學生時代，他已是激頭激腦的一個愛默生信徒了，此後他的思想屢經轉移，但是對於愛默生卻始終不變，他的生活繁忙而自苦，偶而遨遊，卻總帶着愛默生的論文集。同時，他讀着而且十分認真地精讀着「歌德對話錄」（註二），他給這本著作的評價極高，認為是「德國最佳之書」，對於歌德思想，在那個時候他部份地接受了。青年尼彩的酷愛愛默生和歌德，前者是由於愛默生運用語言的能力吸引了他，後者則是歌德追蹤人生的態度給了他極大感動，我們要是全部肯定了尼彩的哲學價值來說，那末：尼彩，他畢生的成就正是在語言學和熱愛着人生，探討人生這二方面。

關於這兩點：我們再引用尼彩自己的話來加以詮釋，他說：「語言學固然不是藝術之神，也不能算是嫻

雅의 姊妹神中的一個，但是她是神的使者，她像藝術之神那樣，降下人世跑到悲愁窘迫笨拙的農人那裏，爲他們講說快樂的藍色的存在於遠處的仙境，講述仙境裏的神聖，用以來安慰他們。」這是他給語言學的存在價值一番讚美。對人生的追求，對生命力的頌揚，他在批評希臘宗教裏我們可以窺其微旨：「希臘的宗教，因爲他同悲劇連絡，因此，從悲觀的思想，達到了人生的快樂，」這些話聽來似乎還不容易明白，現在應該提到另一個哲學家的名字來用以詳釋了。

「在我們的時代，深深感覺痛苦的人，一定要知道叔本華。」這也是尼彩的話，而叔本華（註三），便是影響尼彩思想很大很深的那個人。

叔本華是尼彩當代的哲人，他的思想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哲學上，他認爲康德的二元論絕對正確，與康德思想不同的地方，僅是康德由道德的假定去試行接近那個「物自體」，而叔本華呢，他主張以我們的直觀（Intuition）去直接認識此絕對的本體，他更進一步地說：「意志（Will）就是宇宙人生的本體」，也就是那個康德所謂的「物自體」。從這一方面的差別，我們可以看出叔本華比康德是更進一步地傾向於純主觀主義的唯心論的。在人生態度上，由於他對「人生的本體爲盲目的非倫理的」這一個思想的肯定，所以他產生了他的厭世論，他還認定幸福或快樂不是人生的本相，人生本來因其生存在苦痛的淵藪之中，故無所謂真正的人生存在的價值。那末，人生的價值究竟何在呢，關於這一問題，叔本華沒有回答，他僅僅主張「忘我」，而以爲藝術能使人類忘却人生的痛苦，尤其是音樂，所以認爲藝術是人類的救世主。初期的尼彩思想，完全服膺於「忘我」這個觀念之下，到後來他才回答叔本華的問題，那就是人必須使自己變爲超人，超人是救世者，是永遠的快樂，人生的價值便在使自己追蹤超人。但，這是後話了，現在的尼彩，他正面對着叔本華的鏡子，在欣賞着自己這個痛苦的生命體呢！

尼彩對於叔本華的信仰是誠摯的：「叔本華放開我們對人生真正觀察的眼睛。他的勝利是屬於否定方面的勝利。」是的，叔本華把現實人生的痛苦教育了尼彩，讓尼彩開始接觸了人生，嘗試着去了解人生，叔本華的勝利固然是否定的勝利，而不幸的是，尼彩的勝利也是否定的勝利，超人，超人，尼彩給了我們這個高貴的名詞，然而這高貴的名詞，除了叫我們要勇於做人這一點外，還有些什麼呢？它是怎樣的不切實際而且包含着罪惡的一個名詞呵！

要了解青年尼彩爲什麼對於叔本華的著作一見傾心地結了不解緣，我們說那正是叔本華所感受到的時代痛苦同樣地壓上了尼彩的肩膀。十九世紀上半個世紀產業革命的惡劣後果已經擾動了世界；在德國，作爲資產者所要求獲得的全德統一運動方興未艾，而屢次的失敗卻刺激着致力於這個運動的人，在叔本華的全生命過程中，他看到科學的興旺，他看到封建社會的日趨沒落，他看到資本主義的要求政權，他還看到產業工人也在開始羣體的鬥爭，向更新的合理的世界建設的路上奔跑。叔本華在這個時代裏，他徬徨地感到人生的苦悶，而在他的厭世觀念裏，事實上便因此不得不提出「忘我」這個要求。就叔本華個人的思想來說，大概是如此。要是我們更進一步的分析其對於社會所起的作用，那末，可怕得很，叔本華的哲學思想，卻正和當時代表自由思想自由主義的歌德（註四）席勒（註五）貝多芬（註六）甚至更過於上列三人的海涅（註七）站在恰巧相反的方向，他叫人「厭世」，他教人「忘我」，他提倡「悲劇」。他原來只想維持一個舊的局面，死的局面，助長那反動的存在延續而已！至於尼彩，在大學生時代前後的尼彩，他所看到的局面恰和叔本華所看到的相仿，世界是擾動着，人生是悲慘的，叔本華是智慧的導師，他叫人用直觀去直接了解人生本體，他教人「忘我」便是告訴了人追求真正快樂的方法。雖然後來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更直接地刺激了他而使他超越了叔本華，但在這個時候他是完全佩服叔本華的，聽吧，他歌唱：

「他的學說被拋棄了，
他的行蹟將永垂不朽；

看看他吧——

他從不向任何人低頭！」（註八）

這個從不向任何人低頭的人是誰呀？叔本華！

與叔本華同一觀念而能具體地實現了叔本華「忘我」這個要求的是尼彩同時代的悲劇歌唱作家瓦格納（註九），於是對於尼彩的青年期是怎樣的驚艷着瓦格納的天才還回事，自然用不到再予解釋了。他熱烈地愛着瓦格納，稱譽他是當時代最高尙的最好的作曲家，後來當他否定了叔本華的哲學觀念時，便跟着毫不客氣地唾棄了瓦格納。

尼彩青年期的思想是相當浮動的，在宗教方面，他以「小牧師」的身份跨進了大學校，虔誠地經受了聖餐禮，可是當他開始和叔本華，瓦格納接觸以後，他就一變了對於基督教的態度，他否定了基督教的價值，可是由於他不能辨明基督教思想的真諦的緣故，所以不久便又熱烈地信起教來，他并且自以爲自己是「虔敬動物」。這個「虔敬動物」，要到肯定了他自己的思想時，他才澈底拋棄了基督教，使自己成爲「超人」的「虔敬動物」，那時候他已完全擊潰了叔本華給他的人生灰黯的觀念了。

註一：

李邱爾(Ritschl)，著名古典學者。

註二：

歌德對話錄，原著爲愛克厄曼，全書以優美輕靈的文字，描寫晚年歌德的日常生活和動靜神態，是

研究歌德的珍貴名著。我國有譯本，周普學譯，商務印書館印行。

註三：

叔本華(Schopenhauer 1788-1860)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一八六五年尼彩讀叔本華的著作「意志與觀念的世界」時，他說：「宛如對了一面鏡子，使我照見了世界生命，和我自己的本性：活現出駭人的壯麗。」

註四：

歌德(Goethe, von 1749-1832)德國大詩人，著作宏富。

註五：

席勒(Schiller, von 1759-1805)歌德的好朋友，也是詩人，劇作家。

註六：

貝多芬(Beethoven, van 1770-1820)德國偉大作曲家。

註七：

海涅(Heine 1797-1856)德國大詩人，晚年思想，趨向於社會主義。

註八：

譯文從梁宗岱譯詩集「一切的峯頂」。

註九：

瓦格納(W, R, Wagner 1813-1882)德國音樂家，所作之曲多悲劇成分，思想頗受叔本華的影響。

三、青年教授

經過浦夫達學校的基本的語文訓練，經過布昂和萊比錫兩個大學時期的苦攻，青年尼彩對於語言學方面的造詣已經很深。一八六九年，他僅僅二十四歲，離開萊比錫大學的畢業期還有一年，他便給李耶爾介紹到巴塞爾(Basel)大學講授古典語言學的課程，一八七〇年，他正式畢業了，也正式接受了巴塞爾大學語言學教授的聘書。在他任職期內，勤慎，熱心，精闢的見解博得學生對他的狂熱信心，因此聽他講授的人數雖然不多，卻很用心。而尼彩自己，他絕不因爲自己年輕得志而沾沾自喜，他以中年人的老成舉動出現在大學講壇上，當他宣述他自己獨特的見解時，雖然面部透露着內心不可掩飾的喜悅，但并不使學生因爲他「笑」而認識了他原來的「年青」，在那種喜悅裏，存在着的是做學問的人所有的不少快樂和驕傲，甚至一點瘋狂。

在尼彩幼年、童年期的生活裏，他個人的生活圈是澄靜的，就是當時的德國社會，雖然暗地裏掀翻着愛國主義的熱潮，但表面上還是平靜的，但正因爲是表面的靜，也正因爲尼彩的小圈子生活總不能與德國社會脫離孤立起來，所以在尼彩十九歲的時候，戰爭好像一根竹桿碰到了他的頭上，他給這一碰震盪了一下，那是丹麥戰爭。兩年後，戰爭像木棒敲到他頭上來了，他對這一擊幾乎感覺昏眩，幸而使他認識了叔本華。瓦格納，才獲得解救；那是普奧戰爭。可是現在，戰爭又很快地像鐵錘掙在他頭上了，他眯着眼睛看着這戰爭，立刻，愛國觀念燒沸了他的血，於是他迎擊着這次戰爭，他參加了德國統一運動勝利標誌的普法戰爭，同時這戰爭也使他開始創建了自己新的概念，「超人」開始在他腦子裏搖晃着身影了。現在我們得追敘：

當那時候普魯士的「英勇」的皇儲登上寶座，尼彩對於老王威廉第一有着好感。

第一，這位普魯士皇似乎懂得後來尼彩的「權力的意志」(註一)，這是使他歡喜的一個理由，其次威

廉第一選用了一位實行尼彩「權力意志」的鐵血主義者做宰相，這是使他歡喜的又一層理由，而現在，威廉第一竟勇敢地先在實行「權力意志」了，那個後來「權力意志」的創造者——尼彩，他將如何地欣奮呵！他想：

衝向戰爭！衝向戰爭！

普魯士的兵士一隊隊開拔往普法邊境去了，普魯士全國發着瘋狂的愛國病，尼彩的妹妹在給他哥哥寫的傳記裏記錄着尼彩的觀感是這樣的：「當時他（指尼彩）最先感覺到，最堅強，最崇高的求生意志並不是表現在寒信的，爲了生存的搏鬥，而是作爲求戰的意志，追求權力和超權力的意志。」這裏的「意志」二字，我們要特別認明，那是後來尼彩全部超人哲學的發凡，而現在呢，「意志」迫促他自己要熱情地奔赴戰場。志願從軍在當時的普魯士實在是一件太平凡的事，商人，工人，種田的，學生，甚至尼彩的同事也有去從軍的了。尼彩，一向是沉靜的年青的學者，現在急於想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急着去參加戰爭。他回想着他在中學時代曾經受過軍事訓練，他能够發炮，他懂得砲術，他獲得了一個可以施展自己這一些僅有的軍事才能的機會，他心裏的快活誰能够描寫啊！

然而說他心裏的快活，我們還不如說作他心裏的愁苦吧！「愁苦」的尼彩，才是更真實的！原來他到巴塞爾大學執教時所訂的契約上已經更改了他的國籍，使他成爲一個中立的瑞士國民，他沒有資格去參戰了！他只得在授課之餘，報名加入野戰衛生隊，在麥次（Metz）城外，從事救護傷兵的工作，以聊慰自己一分愛國的熱忱。

爲了希望自己「權力意志」的觀念能够深深地印入人心，爲了德意志統一運動的能够告成，他的救護傷兵工作的熱忱，我們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在他服務期間，往往在夜裏爬起來救護那些實行他「權力意志」

的武士，他那種近乎瘋狂的熱忱還使他忽略了對於衛生方面的注意，這樣他病了，而且在參加工作後僅幾個星期就病了，他患着痢疾，還患着喉病，病痛的苦難加深了他內心的愁苦，他在病後由於體弱不得不脫離那個他所服役的野戰衛生隊了，這一次病的打擊使尼彩終生不忘，而原因，不止於「病」，主要的卻是爲「權力意志」服役的受阻。

一個人的生命裏不會沒有痛苦，那最大的痛苦呢，該是屬於人的精神的抑鬱和自己人格的受辱。尼彩，瘋狂的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武士」，他給病折磨着，他的精神的觀念無端地給病摧殘着，想想吧，一個夢想着權力意志的「超人」躺在床上，現實的肉體的困苦是怎樣惡作劇地在和他鬧着玩笑啊！然而，在今天，我們同情他的病——因爲把他看作是一個平凡的人在病！然而在今天，我們也高興着他的病——由於他是主張權力意志的超人！

可是「權力意志」終於在那個時候勝利了，拿破崙第三的驕狂自大竟經不起新興的普魯士一擊，兵敗如山倒，普軍非但直衝到巴黎，而且把拿破崙第三俘虜了過來，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當普軍正在圍攻巴黎的時候，威靈第一就在凡爾賽皇宮即德帝位，從那時起，歷史上才正式出現了德意志王國，德意志統一運動從此告成了，而且這也就是尼彩的權力意志得到真切的實効了，這時尼彩的快樂，在我們是難以想像的，但由於他超人觀念的將更進一步發展，所以在德意志統一告成以後，他對於新興的政府便批評起來，而誰藏在他勝利的快樂之後的，卻是永生的悲劇。

施卡基（註二）在論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尼彩思想一文中說：「少年尼彩對於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的興奮并不單是決定了他哲學的一般的形而上的基礎，他直接的戰爭印象，希望結合起俾斯麥的遠國計劃的希望，也具有更一般性的內容，一條具體的政治，社會的路線，對於他全部的後期活動，這是具有決定意義的

。所謂活動，就是指他對於當日的自由民主思想的終身的攻擊，他有一篇遺稿，他的處女作「悲劇的降生」的序文，作於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的冬天，很清楚的說了出來，他為什麼對於帝國的建立感到極大的興奮：「……因為碰到那種權力（新興的德意志帝國，盧氏原註）會有什麼東西要滅亡，我們憎恨他是把牠看作任何一種比較深刻的哲學和藝術考察的正面敵人，看作一種患病狀態的，自從法蘭西大革命以來德國生靈便染上了這場病症……更不必提到廣大的羣衆，關於這個撈什子那便叫作那一種奇難……自由主義。」偏偏俾斯麥在這一方面沒有滿足尼彩的期望，他不斷跟德國布爾喬亞的民族自由主義者謀取協調，又不肯毀棄德意志帝國的虛偽的民主形式，這就是尼彩後來的以不斷的越來越厲害的，攻擊俾斯麥專權的原因。』在這一大段文章裏，我們看到了尼彩思想的真面目，而須要下註釋的，那個撈什子的「奇難」——自由主義，恰是法蘭西大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社會發達到成熟期的產物，尼彩的哲學思想後來超過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發展情況，到帝國主義時代，法西斯蒂的希特勒把整套的尼彩作品當發禮送給墨索里尼這一事實，才足以說明尼彩是只配得到法西斯主義者應有的崇敬的「超人」！

關於尼彩「超人」的觀念，同「權力意志」一樣，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胚胎，他歡喜威廉第一，一度歡喜過俾斯麥，後來極力稱頌威廉第二，把他叫做「新興的凱撒」，他這樣的付出心靈的愉悅，原因祇是「人類存在的目的在產生偉大人物」，而威廉第一，俾斯麥，威廉第二「他們都是本身即實行人類存在目的的偉大人物」啊！至於「超人」和「權力意志」好像一物的裏面和外表兩個部份，根本是不能分的！假使超人失了權力意志就不成其為超人，權力意志沒有超人來把它具體地顯現，那末就僅僅等於一個哲學上的玄想的名詞了。

現在，再總括地說，一八七〇——七一的普法戰爭，使尼彩的思想轉了個方向，他已溢出叔本華給他的

範圍，從否定人生到肯定人生，從熱愛人生到過於盲信人生，終之於創造了超人說。在尼彩的習性和身體的健康方面，也變得很利害，青年教授——尼彩，他已不再有那優美溫順的女孩子性格了，他暴戾，怪僻而卒至瘋狂，疾病羸弱而卒至死亡！這一切，正是他永生的悲劇的開始。

註一：

尼彩「超人」之說和「權力的意志」在這個時候尚未公佈於世，但是在他思想中顯然已有孕育。

註二：

盧卡基，當代匈牙利哲學家，現居蘇聯。

青年尼彩看到了普魯士的勝利，全德意志的統一後，他的思想有一劇烈的轉變；從此以後，他自己的氣質逐漸地從一個平凡的尼彩轉化爲一「超人」的尼彩，這，在他個人的身心方面說，正是孱弱和苦難的起點，而在他的事業方面說，恰如晨起時的太陽開始露臉。

每一個偉大的著作家似乎都和苦難結着不解的緣分，有的是肉體，有的是精神和物質，而尼彩，卻被苦難特別壓得緊，抓得緊，他病痛，他憂鬱，他沒有錢，他最後的結局是瘋狂和死。

在尼彩的生命裏，我們可找到一個永生的悲劇。一八七一年，象徵着他自身悲劇的他的處女作「悲劇之產生」就出世了。關於這部書裏面的若干意念，大多孕育在他參加野戰衛生隊的時候，這冊書絕不是科學的語言學著作，內容可以表示他對於希臘古典的研究心得，筆調十分優美，顯示了尼彩全部著作的一個特色。這書出版以後，有些語言學家雖不強烈敵視，但卻大搖其頭，認爲是邪說，而另一些能够欣賞尼彩精闢見解的人就起來辯護，這樣，誠如葛理士(Ellis)（註一）所說：「引起了一場條頓人的論爭」，至於尼彩自己，卻對這場論爭始終保持着靜默，沒有寫過一個字，或者講過一句話。

在「悲劇的產生」裏，正如在尼彩的生命裏一樣，透露着早期的觀念，這個觀念我們比較具體地來說，那就是「希臘魂」三個大字！他喋喋地講述他對於阿坡羅里(Apollo)（註二）和帶奧里錫(Dionysus)（註三）的精神觀念，他仲述人類文化和人類本質合而爲一的理想，他斥責一般庸俗的學者視希臘精神爲淺薄的快樂精神，這些意想雖然和後來的尼彩「超人」觀念有所不同，但尼彩畢生的放狂不羈，桀傲不馴的人生理想和他所說的希臘精神，卻已明顯地在這個時期奠了基！

尼彩從「悲劇的產生」這部著作起，重要的著作便按年產生，以他精神生活的表現力來說，那是一條向上的斜線，但是在身體方面，他卻一天比一天地病弱起來，而且幾乎是近於直線式的下降！他原來有些不甚嚴重的胃病，一八七〇參加普法戰爭的衛生服役以來健康就大大地損害了，眼病、頭痛，和失眠症，累得他成日成夜痛苦着，有些書上記載尼彩在度過一八七五的聖誕節沒有多久，這些病便絡繹地黏上他的身來，尼彩，我們知道後來他是一個自視爲超人而否定了宗教仇恨着宗教的人物，那末，尼彩的病，也許正是「上帝」給他的一分懲罰吧！

巴賽爾大學對於尼彩似乎不是一個好場所，薪金并不優厚，聽課的學生總是那末寥寥幾個，在同事之間，他也難以獲得知音，僅僅一個人——蒲爾克嚇得(J. Burckhard)對他尙能了解。寂寞呀寂寞，年青的大學教授尼彩尤來尤孤獨了，病也愈來愈嚴重了，一八七九年，尼彩任教於巴賽爾大學的第十年，病迫得他不能再繼續功課，於是他決心到外國休養去，向校方辭了職。

尼彩的著作生活正式從此時期開始，但是這時期的生活是極不安定的，他一會兒在德國，一會兒在意大利，行蹤飄泊不定，又似乎沒有一個地方值得他留戀，他愛！他到處都覺得孤獨，沒有朋友，沒有愛人，甚至沒有一個能够和他生活理想相接近的超人！他停留得比較長久一些的地方是熱那亞(Genova)，里維里拉(Riviera)和恩加汀(Engadine)。但對於這些地方他也並沒有特殊的好感。

在他過着游魂式的生活時期的收入是極爲微薄的，僅乎靠着學校的一筆補助費過日子，因此除了病痛和寂寞以外，他還直接受着生活的威脅，他不能舒服地上館子去吃東西，也沒有餘錢够他買晚上寫作時用以充飢的一些糕點之類的食物，常常在夜證的時候，他點起酒精燈來，就在酒精燈上烘暖一二片廉價的麵包，用以稍煞飢火。有時候，他在天剛亮就爬下床，獨個兒蹣跚在山邊水涯，晨風吹拂他亂蓬蓬的頭髮，野花呼傲

地含笑向他打着招呼，山，矗立在那兒，溪水清冷地在唱着一些什麼，每一棵小草都顯示着高貴的僵傲的超人氣質，大自然是美麗的寂寞的，而尼彩，他置身在自然面前，卻更顯得孤獨了呵！

尼彩常常陷在深思中，散步的時候，大多是他獲得高妙的想像的時候，他隨身帶着筆記本，一有感想，就記錄下來，遇到病魔稍微放鬆了他，身體的健康略略恢復，他就動手創作，尼彩的著作大多片段短促，并不是長篇大章的敘述，這原因就是因為由於尼彩的不健康和大半是隨感錄的緣故。

尼彩對於莎士比亞和拜倫，有着特殊的愛好，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就開始以自己創造的英華觀念來稱呼莎士比亞和拜倫書中的英雄，在尼彩前半生的生命裏，我們能夠找到他和拜倫類似的地方，譬如拜倫早期有懷疑人生的態度，尼彩也是，拜倫不久肯定了人生，熱愛了人生，尼彩也是。拜倫的結局雖然和尼彩全不相同，拜倫給予人類的和尼彩給予人類的雖然完全相反，可是現在尼彩由於病而流浪到意大利來，那和拜倫被棄於當時祖國的輿論而跑到意大利來，兩個人孤獨的心情和愁苦的處境卻恰恰相同！所以現在我們的時代來說，無疑地，由於「超人」的否定，尼彩是一個十足的人生失敗者，我們痛恨，但除了痛恨，便會覺得比拜倫更可憐。

要了解一個歷史上的人物是難的，要了解瘋狂的尼彩尤其艱難，在他全部的哲學裏，我們可以找出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他的超人觀念和他自己日常行為的對照裏，也不容易叫人能夠明白爲什麼會這樣不協調，譬如他痛恨女人，但實際上他待女人并不壞；他認定「同情」是賤惡的名詞，可是他自已卻常常無條件地以同情擲給人家。他在日內瓦寄居的那一家旅館的主婦，隔了許多年，人們只要一提起尼彩，她便會講到他做人的許多好處，而且尊敬地把尼彩叫做「聖人」。凡和尼彩相隣住着的人，他們也大多能說出尼彩待人的好處。他在求學時代，認爲德國人唯理主義和放縱飲酒不協調，到了意大利後，他更強調了這一點。因此，

尼彩雖是德國人，他事實上卻更愛意大利和法蘭西，這與一八七〇年那樣瘋狂地熱愛他的祖國，也叫人感覺奇怪。關於這些，我們怎樣去解釋呢，假使說每一個真有思想的人都想去救人類救世界，那末尼彩這位「超人」正像是一根鐵棒會試敲着挽救世界的門，不幸鐵棒斷了，門也不是那扇門，彎鐵碎鐵留給我們沒有用，（現在是強盜用去了！）而鐵還是鐵呀！說尼彩的生命力強盛，說尼彩做人和他的學說不同，在今天，我試以彎鐵解釋着！

顯然的，從「悲劇之產生」印行以後，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思想是怎樣地不合潮流，他發現了自己必然而在寂寞的世界裏過着寂寞的日子，他沒有爲這個觀念感到痛苦，死去了的叔本華，不會經是他自己的一面鏡子！活着的瓦格納，使他曾在一個時期中感到真正的友情的溫暖，而且還有銳伊博士和斯得洛斯，也會在他的思想領域裏起過作用，現在我們先說銳伊。

尼彩和銳伊認識的時候，正當是他研究了希臘主義不能確切下判斷的那時期，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普法戰爭，在外形上表示了澈底的勝利，威廉第一和俾斯麥，已經成爲全德意志崇拜的偶像，同時德意志民族尤其是普魯士人全都浸在勝利的歡樂裏，驕傲，殘暴，性的瘋狂表現了征服者野蠻的舉止行態，尼彩面對着「勝利」的普魯士人，他的思想倏地變了，他想着：「難道真的希臘精神是這樣的嗎？難道勝利地實行了「權力意志」的人是這樣的嗎？」這些問題困擾着他，他苦苦思索着不能回答，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叫他趨向於消極的忘掉人生的路上去，他不能夠，瓦格納的悲劇音樂要把他帶到不是現在這個世界的另一個天地裏去，他也不能夠！他的思索愈來愈多愈複雜了，頭痛，整夜的失眠使他益發感到問題的苦惱，幸而他偶然地和銳伊做了朋友了，才算解救了他這一場危難。

銳伊博士曾和尼彩一同旅行到意大利去，在勒亞浦相處有六個月之久，他之於尼彩，正是一位絕好的旅

伴。尼彩受到銳伊博士的影響，可以從二方面來說。第一，由於銳伊對於英國思想的非常熟悉，因此使尼彩認識了德國以外的，或者可以說作爲是叔本華，瓦格納以外的思想界，達爾文，斯賓塞，彌爾諸人的著作，他都用心地讀了，這對於他後來超人觀念的創造，有着不少影響，第二，銳伊博士自己著作的那本「道德感覺的起源」，尼彩極力表示反對，可是却因此而促成了他自己若干對於道德感覺的意念。銳伊是第一個服膺於超人觀念的人，他後來著作的另一本書「良心的起源」便把尼彩反對的部分全改削了，而且從各民族史的發展中和引用古今著作家的引證來證實了尼彩的思想，在這裏，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給予尼彩的作用是怎樣大。

從銳伊博士得來的若干新的啓發，尼彩明顯地寫了出來的著作是對於杜潤人生價值的批判，尼彩在若干篇零碎的文字中，都表示對於杜潤樂觀人生的態度的反對，他認爲「反對形而上學，絕對地把人生限制到現實世界的人生中來」很對，但是「產生悲觀主義的，不是邏輯的，只是實際的需要而已。在另一方面，產生樂觀主義，也不是實際的需要；快樂的人雖有他們的「快樂」，但僅僅是被悲觀的人強迫着的時候，去勉強添置出來的意念，而用邏輯來擁護它，證明它。」在尼彩的全部超人哲學裏只有一點可取，這就是肯定人生，承認現實世界裏現實人生的痛苦是那麼多，可是必須去克服它，去奮鬥！他所舉生實行了的這一點！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超人尼彩是打破了他的「鏡子」，接着也就要和他所崇拜的瓦格納絕交了，在他的第二部著作「不合時宜的觀察」裏，便記錄了他在那些時候的生活實感，而這些生活實感卻足以指明尼彩思想的來龍去脈的。

「不合時宜的觀察」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在疊特之瓦格納」盡力爲瓦格納辯護，認爲這位作曲家的見解應置於世界最高的地位。另一篇「歷史之效用與濫用」，對德國人誇大歷史在文化中的重要性之趨勢，拚命

抨擊。「論教育家之叔本華」則對叔本華崇拜而又懷疑的態度，他批評叔本華消沉的哲學論點，可是他解釋叔本華與衆不同的見解正是恰良使叔本華獨立不倚於世界上的地方。尚有一篇評論「耶蘇傳」和「舊信仰與新信仰」的作者斯得洛斯(Steuers)，關於這篇文章，我們有略予釋明的必要。

斯得洛斯是當時德國文化界的權威人物，他畢生研究神學，是黑格爾哲學的信徒。由於「耶蘇傳」裏面對於不少宗教的奇蹟斥責爲荒誕之說，曾受過正統派教士的攻擊。晚年，他和費爾巴哈(Ferbach)站在一起，被稱爲黑格爾左派。他在一八七二年出版的「舊信仰與新信仰」中，竟指稱普法戰爭產生了德國的新精神，并一貫地擁護着德國的固有文化，這一點，使尼彩大爲不滿，在尼彩的意想中，他對於普法戰爭影響於德國文化的後果恰恰和斯得洛斯相反。他覺得普法戰爭使德國人卑鄙自滿，流入虛偽的文化理想裏去而不能自拔，他更進一步地說近代的德國文化不足以代替德國文化，因此他宣佈了自己的文化理想：「藝術態度之讚和在於個人生活的全面表現。」當他攻擊斯得洛斯時，他自己也遭受人家的攻擊，但，斯得洛斯已經老了，而且老到八十二歲的年紀了，一八七四，斯氏因病致死，原也無足爲怪，可是尼彩卻多情地自覺痛苦萬分，以爲不應該使這位老人担受他所給予的死前的苦痛。關於這一點兒多情，也是和尼彩的超人哲學不相調和的，許多人會覺得奇怪，而事實上，尼彩的整個人生，便是一個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悲劇象徵的人生，現在剛是他「悲劇的產生」的開始呢！

註一：

愛理士 (Eliot—1939) 廿世紀英國的心理學家，生平著作很多，寫過傳記和評論尼彩的文章，題爲「尼彩」。

註二：

註二：

愛坡羅里 (Apollo) 希臘神話中太陽，音樂，和平美神，豫言之神。

帶奧里錫 (Dionysus) 是希臘神話中的酒神，代表興奮，向上，音樂，舞蹈，這許多概念。尼彩用來代表一個「力」字，是他超人說的起點。

五、和瓦格納的友誼

尼彩是「小牧師」「崇敬動物」基督教的真誠信徒，尼彩是曾經面對着叔本華這面鏡子的一個自我欣賞者，尼彩愛好過希臘主義，熱狂萬分地崇敬着蘇格拉底，尼彩更和活着的時代音樂家巨子瓦格納有摯深的友誼。然而，這些都是尼彩從早期思想裏所表現出來的事實，後來呢，他自己的思想變了，使用自己思想的手把這些事實塗改了，在這裏，我們先講他和瓦格納友誼的締結以至破裂。

瓦格納是德意志大音樂家，是歌劇底改革者，新式樂劇的創始者。他比尼彩大三十一歲，幼年并不歡喜音樂，傾向於詩歌，還有些兒歡喜美術，到青年期聽到了惠勃爾（Weber）和貝多芬的音樂後他才決心立志從事樂曲的創製，在音樂理論方面，他也有卓越的成就，他所作的曲子大多是悲劇式的表現，這一點是由於他在哲學上完全同意於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他在樂理方面的主張是揉和各種藝術而應作統一的表現，無所謂詩，圖畫，音樂之分。在他所製作的曲子裏，我們除掉能够欣賞到那忘我的感情外，還可以捉摸到一點德意志的國民性，而這國民性，也正是他在他的樂理方面所主張的一點——歌劇應賦予特殊的國民性。

當尼彩還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由於叔本華哲學刺入了他的靈魂，他連帶地歡喜了當代的瓦格納，在尼彩和瓦格納沒有認識之前，尼彩就極力崇揚着他了，他曾說瓦格納的音樂領我們到希臘世界裏去，使我們能够知道悲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美。尼彩這樣說，顯然是因為瓦格納的音樂是以叔本華的哲學為創製的起點，而且能够具體化地表現了叔本華思想的緣故。在尼彩年紀不到三十歲，自己的思想沒有成熟時期，他需要一種忘我的麻醉，用以減少現實世界的苦痛，但到尼彩一旦發現了瓦格納的作用僅乎是這些些，而且使人不止於忘我，更進一步的是否認了人生有任何興趣，於是他非但和瓦格納絕裾，並世連叔本華也給他丟得遠

遠了。

然而，現在慢說這些，讓我們先來記錄一些他們熱情的友誼吧。

一八六八年，尼彩二十三歲，正是年青力壯的時候，華格納呢，已經是五十四歲的老年人，他們兩個人就在這一年初次會面，瓦格納對於尼彩，感覺到英俊有為，他能默識到展現在尼彩面前的是走向偉大的路，因此，心目中對他存有希望。而尼彩站在瓦格納面前，他嚴肅地正像面對着叔本華的鏡子時一樣，現在賴着另一面活的鏡子，他開始在鏡子裏找尋他，觀察他自己的靈魂了。關於他那第一次和瓦格納見面後的心中感象，我們可以在他給他朋友拿特的信裏看到，他這樣寫着：

「現在讓我給你來一個簡單的敘述，那晚上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經驗到的快樂，是這樣的難得和令人興奮，使我不願意再回到我那過去單調的生活，我不想再去做什麼使自己高興的旁的事情，我一心想到你那邊來，我親愛的朋友，現在讓我告訴你這些奇妙的消息：瓦格納在晚飯前後，他給我們奏音樂，他把「唱師」中間比較重要的每一段落都奏過了。他做勁各種的聲音，他非常高興；他是一個特別活動特別熱情的人。他講起話來極快，顯示了他高度的智慧，他能够使那一晚上集合的私人團體，都感到十分快活。我設法使他能够和我作一段關於叔本華的較長的談話，呵！你知道，這對我是一樣的一種快樂，靜聽他用不可形容的熱情，談論我們的先師——他得着他多少的好處，他說他是怎樣的一個能唯一認識音樂精華的哲學家！後來他問及大學教授們是怎樣對待他，關於斐亞格哲學會笑了一陣，……：……：在這晚的終局，他……：……：和善地要我再拜訪他，以便我們多討論一點音樂和哲學。」

信裏所說的「我們的先師」，無疑地就是叔本華，叔本華給予了瓦格納以理想，現在瓦格納把這理想又傳給了尼彩，尼彩和瓦格納的友誼，或者說尼彩對於瓦格納的介於師生之間的敬和愛，就是靠着叔本華這面

他們共同的「鏡子」來維持的。

和瓦格納認識三年後，尼彩的處女作「悲劇的產生」誕生了，他虔誠地把這本書獻給瓦格納。而在這本書裏，主要的足說明了希臘的悲劇和希臘悲劇與瓦格納音樂之間相互的關係，瓦格納看到這本書後，高興得了不得，認為他自己的音樂在這世界上終有一個人能懂得了，這個人就是尼彩。瓦格納的妻子看了尼彩的「悲劇的產生」以後，也極為歡喜。「悲劇的產生」竟意想不到的使瓦格納的家庭裏演奏樂劇。

然而，在尼彩這方面呢，那才是真正的悲劇的產生，這，我們要分成兩部份來證明。

首先，和尼彩敵對的語言學家對這本書表示了不愉快，認為尼彩曲解了希臘悲劇，一個認真的語言學家便不應該製造出類此的錯誤。在上一章裏我們已經說過他這時正執教於巴賽爾大學，「悲劇的產生」產生以後，許多崇拜他的學生經人家勸說以後，立刻對尼彩抱着懷疑甚至仇視的態度了，在他主講的希臘學的課程上，聽講的學生減到只有兩個人！自然，聽講的學生的多少并不足以證明那位主講的教授的學問深淺，不過，寂寞，在尼彩也許并不感覺到寂寞的悲哀，但是這正是尼彩將在人世裏孤獨地過一生的開始！以後，尼彩的年齡一年又一年，他生命的寂寞則恰巧是一分增一分，「悲劇的產生」永失了尼彩一生的悲劇。

其次，由於對叔本華思想的嫻熟，尼彩和瓦格納締結了友誼。由於共同的希臘主義的理想，瓦格納創製了偉大的古典樂劇，尼彩寫下了他不少的哲學書籍；「悲劇的產生」正是他第一部著作。在這本書裏，因為叔本華的錯誤的人生哲學產生了瓦格納的忘我音樂，而尼彩的闡釋，本身就是代表了悲觀主義的絕望的自唱，我他假使試問：希臘主義果真是尼彩，瓦格納，叔本華所說的是忘我的悲觀的主義嗎？明顯的回答便說明了他們自身的悲劇。但更可憐的是：尼彩還不止於此，更超越了這悲劇的境界而進入於自學的悲劇之門，那就是「超人」哲學！人類的絕世的真正悲劇。

在「悲劇的產生」到「不合時宜的思想」這一段時間裏，尼彩和瓦格納的友誼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瓦格納曾經寫信給尼彩說：「除開我妻子以外，你是人生帶給我唯一的快樂。」瓦格納這樣歡喜着尼彩，恰如尼彩對於瓦格納的歡喜一樣，除了叔本華以外，瓦格納實在給了尼彩人生的唯一快樂。一八七六年，尼彩完成了他「瓦格納在拜勒」那篇文章，他拿給瓦格納看，瓦格納驚喜地寫信回答尼彩：「朋友，你的書真偉大呀！你怎麼會知道我這樣清楚？」早在說這句話之前，瓦格納已經說過尼彩是世界上唯一知道他怎樣奮鬥的人了！現在，他更喜愛着尼彩，那時正當他的樂劇就要在拜勒上演，所以就在這封信裏表示熱烈地歡迎他，他催促尼彩道：「趕快來，看排演，習慣於你的新印象！」尼彩接到這封信後，就懷着滿腔興奮趕往拜勒去了。

他來到了拜勒，瓦格納的新劇正式排演起來了，他熱心地參觀着，可是不知怎樣，他的印象極壞，瓦格納徵詢他的意見，他沉默地沒有作答，瓦格納夫婦熱情地招待他，他索性躲到克稜恩伯爵龍去了，在克稜恩伯爵龍，他沈思着：「爲什麼瓦格納的歌劇會給以自己這樣不良印象的呢？爲什麼瓦格納的歌劇竟是這樣惹人厭的戲劇的呢？」他開始迷惘起來，他很想不再到拜勒去參觀那個歌劇的正式上演，可是他的個性是那麼強橫，越是他所不願意看到的東西他偏要去看一看究竟，十天以後，他又回到了拜勒。

上面說過，在「悲劇的產生」那冊書出版以後，尼彩孤獨起來了，可是瓦格納，他的名字正是在全盛時期呢，全歐洲崇拜他，德國崇拜他，德國人在拜勒替他建築了戲院，而且還發起節日來慶祝他。尼彩看到人們對於瓦格納瘋狂的熱烈崇拜後他的內心益發疑惑而痛苦起來了，最後他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幾年來崇拜着的偶像並不是他真正的理想，瓦格納的歌劇引誘人走入忘我的境界，不但消滅了人生興趣，而且是根本否定了人生興趣，尼彩本人是一個富於生命力的人，去認識人生，理解人生，熱愛人生才是生命力的發揚，尼彩

當他發現了自己原來有這麼一點特性的時候，於是對於瓦格納的人生麻醉劑！——希臘歌劇，便感到澈底的厭惡，和瓦格納的友誼也從此告終。

從拜蠱回到巴賽爾以後，他想着他的「悲劇的產生」了，他覺得他在「悲劇的產生」裏邊，講了許多不能夠講的事物，討論了最難解決的超於人生的問題，他自以為相當正確的，可是現在他感覺到并不正確，他自己以為很有把握的信念，這些信念卻全不可靠，他所講述的原來全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形而上學不能給人生以具體的解答，從這時起，他的腳完全跨向人生的路上去了，而且是跑得那樣急迫那樣快，終其極竟跑上超人的道路。

我們考查尼彩發表「瓦格納在拜蠱」之後不到一年，他和瓦格納的友誼就宣告破裂了，他後來甚至說：「瓦格納在我生命中是一種疾病。」當然，這種疾病沒有致尼彩以死命，但是，影響是深而大的，尼彩的後期的思想和前期思想在這裏分了界，瓦格納被他丟得遠遠了，叔本華也被他丟得遠遠了，兩面鏡子都已打破，他發現了自己，創造了自己用以照着自己靈魂的鏡子，這面鏡子的名稱呢？是超人哲學。

關於尼彩這階段思想的變遷，也不是沒有其社會背景的，叔本華的悲劇主義，瓦格納的希臘悲劇，都促使人們走向忘我的境界裏去，這在個人，那是麻醉的享樂，偷閒與安命，骨子裏否定了人生。在整個德意志的作用呢，那正是歌德，席勒，斐多芬等一批自由主義思想者的反動，悲觀的人生哲學叫人自我陶醉，叫人忘掉現實，叫人避免鬥爭，於是幫助了俾斯麥的鐵血政策的實現，尤其是在德意志國內虛偽的民主政治的建立這一點上，盡了不少的作用。然而尼彩的超人哲學並沒有矯正叔本華哲學的錯誤，他走到了另一極端去，他回過頭來看俾斯麥，他看到落在後面的俾斯麥正在和自由主義者妥協，調情，這就使尼彩恨恨着那位鐵血宰相了，他對於威廉第二的歡喜，我們可以說正是他對於俾斯麥的反動，而結果呢，尼彩不為他活着的

時代所歡迎，十九世紀便冷寂地虐待了他，任他寂寞地死去，二十世紀却給他的超人哲學所撼動，到今天，我們還醺醉於反法西斯戰爭中，（希特勒比威廉第二更具體地實現了尼彩的理想），可是我相信，不到十年了吧，那時候世界早回復到幸福和平了，對於法西斯，對於超人哲學，對於尼彩，我們應該擲出些什麼呢！卑視和厭惡呀！

尼彩將永遠是孤寂的！我們不能為給予一個瘋子的愛而損害了我們對整個人類的愛，從瓦格納事件上，尼彩從他自己的希臘主義走到羅馬主義那裏去了，這比「悲劇的產生」又跨了一步，以後的尼彩，留給世人的印象不再以語言學者著稱，這，似乎是他的偉大，似乎是他的永生，但正因為是悲劇，所以我們只感到他應獲得的滅亡，那瘋與死是懲罰！

六、愛和女人

有一分愛，就有一分恨。這句話用在釋明宇宙間的一切恨與愛的關係上，那是欠通順的。光說男女之間的戀愛的愛呢，同樣的也欠通順。我以為愛是愛，恨是恨，愛是一件事，恨是另一件事。愛和恨之間用理智去考察的結果，我們不能得到有若干因果性存在在裏面。所謂「愛之深，恨之切！」這個恨字事實上也是個愛字。然而一般莫辨因果，情感強烈的人，他們卻常常把愛和恨無端地黏在一起，這樣，在他們自身造成了容易令人憐憫的錯誤，而影響所及，人們又常常藉此陷於更深的情感泥淖！尼彩，就是這樣的一個莫辨愛和恨的人，他恨女人嗎，我們寧願說他愛女人。

我這樣說，倒并不是想為尼彩辯解他污辱女人的罪。他確會這樣說過「到女人那兒去，莫忘帶你的鞭子！」這類全無理智的話的，他給予女性的侮辱，在他的著作裏很容易找到，他污辱母親女性是事實，可是我還要大大地說，從他和女人往來的行為上看，他是一個愛女人的尼彩，從他畢生矛盾的心理狀態中去看，那是一個瘋子尼彩。

純情的人才會資格去談戀愛，我早這樣想過了。那種講條件從社會關係的着眼點來試試和女人實際的戀愛我不叫它做戀愛，像維特和綠蒂的愛才是戀愛，像馬格麗特和阿芒的愛也是戀愛！愛不能和犧牲分開，能夠犧牲自己一分的，才配說我可以愛那個人和那件事一分。純情的人常常把自己投入一個悲劇的窠臼裏去，原因是他太容易愛，太會愛，愛得太過分了些才這樣。我不能說自己是一個純情的人，我可歡喜那種純情的人，尼彩並沒有不愛人類，可是他的愛和愛的方式都轉變成了恨，於是他的愛便失去了價值，使我們只覺得厭惡。尼彩也並沒有不歡喜女人，那得不到女人的恨卻使他轉化成爲一個侮辱女性論者。尼彩是一個富有

下面，讓我們來講述他一串動人的羅曼史。

先寫下一個引子。

尼彩在大學生時代，曾經有一段極為荒唐的生活，他喝酒打牌，也很隨便地和女人交際，但是他對於德國人的「啤酒主義」有衷心的厭惡，所以他不久就完全退出那個玩的圈子，嚴以律己起來。過一些時候，尼彩有一次叫他的僕人領他到一個飯店裏去，那個僕人卻領他跑進了妓院，那時的情形真有些尷尬，他後來回憶着這樣說：「忽然我發現自己被半打以上的濃妝豔抹的東西包圍着，她們都用希望的眼睛凝視着我，我站在她們面前有好一會，目瞪口呆地不做聲。後來，好像給本能驅使了，坐到鋼琴座位上，那是這一餐裏唯一有靈魂的東西，彈了一二下。音樂恢復了我四肢的活動，我立刻就跑出來了。」關於這一次生活經驗，一般入常引以為尼彩畢生對女人沒有好感的肇因；事實上，尼彩雖然不能了解那些妓女的生活痛苦，也沒有去想一想造成妓女痛苦生活的社會原因，可是他對於靈智和肉慾卻很能以區別的，也就在那個時候，（在萊比錫的大學生時代）他曾學誠地愛上了一個女戲子，那位女伶名叫亞柏，演劇的技藝很高，尼彩對她除了愛的成分外還保持着敬意，他用詩來傾洩自己對她的情，結局是失敗了，可是這是尼彩的初戀，他一生都不容易忘懷，他的妹妹福斯脫尼彩會說：「佛勒茲誠懇的戀愛着亞柏，他說她實現了女性的理想，這種理想，我哥哥一生都崇拜着。」尼彩愛美，愛理想，誤入妓院的經驗和對於女伶亞柏的愛給他在肉慾和理想兩方面獲得了強烈的對照，憑這對照，他是強烈地偏向了精神的和理想的愛。

一八七六年，尼彩三十一歲了，他還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對象，那時候他在日內瓦閒居着，一個漂亮的

荷蘭少女忽地闖入了他的靈魂，他同她僅僅相識了四小時，就寫了一封信去，那封信是這樣寫着的：

「我的姑娘！請你今天晚上寫一信給我，我也要寫信給你。——我在這裏向你提出一個問題，你當提起你心中的勇氣，不必害怕。你願意和我結婚做我的妻子嗎？我愛你，并且把你當做屬於我的了。你不要說我的情緒是突然而來的！這至少不是一件可奇備的事，也用不着加以原諒。但我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樣地感覺我們絕不是生疏的！我們結合了比單獨的生活各人都會覺得更好！更自由些！你不相信此事嗎？你和我一起行動，就和一個在一切生活及思想方面力求自由與改進的人一起行動一樣，你有此胆量嗎？」

現在請你坦白些，不必有所隱瞞。除掉我們共同的朋友S君以外沒有人知道這封信和我的關係。我於明天早上十一點鐘乘快車回巴塞爾，我必須回去。今特將我在巴塞爾的住址開給你。你對於我的要求如果能夠答應，請把你的母親的住址開給我，我即刻就寫信給她。請你快些決定，是答應還是不答應——！我一直在旅館中等到早上十點鐘止，希望可以收到你的書面答覆。」

尼彩，真是一個奇怪的求愛者，他和那位荷蘭少女見面只四個鐘點，可是他就那末熱烈地愛上了她，而且他寫了這樣一封類似愛的美敦書似的信寄給她。他以純情的眼光看人，他以靈智的尺度去衡量人，他太自我了，無論社會進化到任何階段，這樣子的愛總是嫌胃味的，回信來了，失望！尼彩立刻乾脆地再給信她：「親愛的小姐：你够好了，居然肯寬恕我！我從你友善的信裏感覺到你的寬恕！我還不配承受這種寬恕呢。想到我殘酷的行爲，我感受痛苦。對於你溫和的友情，我不勝感激。我不想解釋什麼，我也不知道怎樣來辯護我自己。我只能表示我最後的願望，假如你讀到我的名字，或者再會見我，你不要想到我會經給你的驚恐。我請求你永遠相信，我一定高興補救我的錯誤。」

在文字上和態度上，這是不得不使我們認爲美好的一封信。尼彩有火似的熱情，他愛了，就堂堂皇皇地

點燃起自己靈魂的火把，被拒絕了，他反省着自己的冒昧，請求人家原諒。尼彩的妹妹說：「尼彩對女人充滿了溫柔的關切。」然而，誰能夠領會他那種真誠的太熱的火之愛呢，尼彩命定了是一個獨身者。

那個荷蘭少女的拒絕，在尼彩的生命史上不是件尋常的事，他痛苦了，他部分地瞭解了自己的性格，這事發生後，他簡直不想再談戀愛。同在這一年，他的老朋友格爾斯多爾夫聽到有一位年輕漂亮的小姐很喜愛尼彩的作品，因為她對尼彩發生了好感，所以對向他求婚的人都拒絕了，這位小姐除了漂亮外，還很有錢，格爾斯多爾夫認為這是很好的姻緣，寫信給尼彩，徵求他的意見，他回信表示不想結婚，因為討厭任何一纏。他甚至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有那樣寬大的心胸來適應他艱難的工作。他認為希臘哲學家的生活，對他最合適。尼彩這次斷然的拒絕絕了，顯然承受了荷蘭未婚少女的打擊。因為再隔幾年後，我們再見到他是那樣焦急地在找女人。

八七五年以後，尼彩的健康訂了很大的折扣，病狀的痛苦生活，和病中的痛苦使他終於獲得一個終身的女伴，他的好朋友們也深深勸了解他這一點，經銳伊博士和麥森堡女士的努力，終於找到了一位名叫沙洛賓的女郎介紹給尼彩，沙洛賓年青，美麗并且非常聰明，歡喜哲學，大家都以為這場婚姻如果成功一定美滿。尼彩非但可以獲得一個漂亮的太太，而且也得到了他的哲學繼承人。他們相處有五個月左右，結果卻又完蛋了，在尼彩，他不願做一個給女性玩弄的人，而那位小姐呢，卻也不願意甘心去做尼彩的學生。後來那位小姐寫了一本關於尼彩的書痛罵尼彩，尼彩自己沒有答辯，他妹妹則旗鼓相當地也批評了沙洛賓一頓。這一次的婚議失敗使尼彩有更深的苦痛，他寫信給銳伊博士說：「我以為已經找到了一位能夠幫助我的人——這當然不僅需要高尚的智力，還需要第一流的道德。然而竟不是這樣，我們找到的是一位只想娛樂自己的人，她這樣不害羞，希望把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作為她玩弄的對象。」他憤怒和失望的情境我們可以從

這幾十個字裏看出來，他已再沒有像給荷蘭少女拒婚後那時的耐心了，他恨着類似沙洛蜜那樣玩弄濟人的女人，從此，他對女性的詆毀，便用帶着回憶的苦汁寫下了不少。

前一章裏我們談到尼彩和瓦格納的友誼，這裏，我們卻須提到尼彩和瓦格納夫人的「友誼」了。瓦格納夫人是一個靈敏的女人，比瓦格納的年齡小得多，她很歡喜尼彩倔強自傲的性格，她深深愛着尼彩的天才，拜耳的不滿意，使尼彩和瓦格納的友誼隔絕了，然而卻沒有隔絕了尼彩和瓦格納夫人之間的友誼，有些人因此說尼彩和瓦格納的絕交和她做關，在一八八九年一月，那時尼彩離他的死只十一年了。他突然寫了一封簡短的信給瓦格納的夫人，全封信除了稱謂外只三個字：「我愛你！」尼彩這末說也許正是他這瘋狂的象徵，（一八九〇年就發瘋了。）然而我們不難想像到他對她已蘊含了多少年的深情。尼彩是一個生活在靈和神裏的哲學家，他希望獲得的配偶自然也是一個能醉心哲學懂得藝術的人，這種過高的，事實上對他倒并不幸的理想害了他，因此最後他所希望的便不得不是失望！

不要把尼彩看做是一個純粹的超人啊！在愛的事件上，我們我到尼彩正是和我們一樣有血有肉的人；當他在急於我伴侶的時候，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諾德說：「那天有人寫信我『諾德的年青太太，是一位很深潔的女人，她高貴的靈魂，在她面容上閃耀。』我讀着甚至流淚了！」爲什麼羨慕到「流淚」呢，這正好使我們明白他那種過激的哲人性格，同時也是不能超於人的平凡人的性格。尼彩創造了他的超人哲學，他自己的生命卻說明了超人的悲哀，這實在是太可以使我们深思的事。

尼彩一生孤獨地活着，寂寞地死去，他的愛是畸形的愛，他生命力的強盛比沒有生命力的人（假使有這種人的話）都悲哀，戀愛失敗，求婚失敗，太熱的愛容易於爆裂的鍋爐，沒有爲女人的愛而炸毀自己的生命事業已是萬幸的了，我們該爲這個賦有特別豐富的生命力的人慶祝！

尼彩曾說：「男人的快樂是『我』慾望，女人的快樂是『他』慾望。」這又是極端輕視女性的話。然而，他的婚姻觀念裏卻并不這樣惡毒苛刻，尼彩把男女的結合看作是最高的友誼的表現，他認為婚姻和友誼沒有什麼分別，婚姻裏必須包含着理想，這樣才不致於淪為肉慾。「婚姻中最寶貴的成分是友誼。假如友誼強烈，就能够拋棄性慾。沒有友誼，婚姻會使雙方都感到小氣和討厭。」他更進一步的肯定地說「婚姻只是加強自己理想的方法。每一個人都應該由他自己，看見別人的理想。」這些話說得多好呀！我相信人類要是沒有婚姻，不需要婚姻那就算了，否則尼彩的話，將永是對於人類婚姻最正確的看法。而尤其使我們奇怪的，是：尼彩侮蔑着女性，可是他在男女關係的自然結合上，他卻絕對沒有污辱女性，「每一個人都要由他自己，看到別人的理想。」這句話是充滿了自由平等博愛人類至高精神的話，假使只憑這一句話，那末他簡直把他的全部超人哲學否定了。尼彩是矛盾的化身，我們實在沒有本領能够了解他！

除了尼彩追求女人，希冀着獲得戀愛之「愛」的那些故事外，我們還可找到不少他和女人的來往。這裏面包括着他對女人的同情，對女人的純潔的友誼，親屬之愛，甚至他欣賞了自己童年時女孩子的性格。

尼彩寄居在熱那亞的時候，那家他寄居着的旅店的主婦對他是存着十分敬意的，——她親眼看到尼彩給予窮人的救濟，她親眼看到尼彩對待鄰居是那樣的和藹可親，她還親自聽到尼彩的言論，看到他勤勞的工作和不苟的行動，她在尼彩離開日內瓦後還時常和旅客談他，稱呼他是當代的「聖人」，那個卓著的希臘主義者羅特（尼彩的朋友），卻被她叫做「假聖人」。尼彩愛「人」，受到女性的尊敬，這是最正確的事實的明證。

尼彩晚年，他的身體是病弱不堪了，可是他對於人家的病，卻老是付出衷心的關切。他是一個輕視女性論者，然而在他活着的時候就有不少女性喜愛他的著作，有一會一個女人病了，寫信告訴他因為病了不能讀他的著作，這使他焦急萬分，他自己的病反因而加深。尼彩類此的多情，都是以說明他對人的仁慈，有強烈

的同情心，而這顆同情心在他的超人哲學裏又是難於找到的。

尼彩愛美，並且懂得愛陰性的美。在他的戀愛事件裏，我們可以考察到他的對手大多是年青而活潑，並且是富於靈智之美的。尼彩還看到一個小女孩子的笑而流淚，這個小女孩子的笑雖然甚深，而他靈智的深處了，他流下的淚，那裏純潔如朝露的精神之淚呵！我們說尼彩是超人，這超人名字在我的眼裏看來，像這樣的能欣賞美，才是真的超人的行徑！

尼彩的女朋友很多，可是能够和他保持長時期的友誼的卻不多。這原是由於他的性格很複雜多變。待人太率直的缘故。然而也有和他保持長久友誼的，瓦格納夫人是一個，爲他介紹羅德尼的麥森布也是一個。他和瓦格納夫人的「友愛」很有些問題，而與麥森布女士的友愛才是真純的友愛。麥森布對於他關心，簡直有些像母親對待兒子，她會好幾次的勸告尼彩要結婚，要娶到我是以保證自己一生生活幸福，其辭意頗重的。授位置而畢生研究哲學。關於第一點，如極力的想法爲尼彩解決。雖然她和他介紹，羅德尼亦沒有和尼彩締結良緣。却也是極大的努力。尼彩有一次在病中會寫信給他的妹妹道：「我剛獨立起來走走，麥森布又因風濕症在床上了三天。在我們痛苦着的時候，我們一塊兒大笑，我還把你的來信讀了幾段給聽。」這可見得他和麥森布友誼之深。可惜麥森布對於尼彩的建議三點，除了第三點因病被迫做到外，其餘的竟不能辦到，友誼是友誼，現實是現實，尼彩幸福地獲得了可貴的真誠的友誼卻不能獲得他一些較爲實際的幸福，尼彩誠然是一個可憐者！

在女性中比麥森布更和他接近的是他的妹妹——福斯脫尼彩。她畢生照顧着她的哥哥在尼彩，晚年病中，她不惜犧牲一切看護着她的哥哥，那種兄妹間的至愛，實在叫人感動。福斯脫尼彩寫過尼彩的傳記，已成爲現在研究尼彩的珍貴文獻。她自己是女人，她讀到而且親自聽到尼彩對於女性的詆罵，可是她卻說尼彩對

於女性溫柔而關切，從這句話裏，我們不難想像到尼彩給予他妹妹的兄長之愛了，尼彩何嘗是一個蔑視女性的超人呢？

尼彩幼年孤兒，完全靠他母親撫養的。他的童年生活，可以說是和一群女性中度過的。所以他對女人，從小就存着好感，當他未進大學以前，他的性格和舉止，很和一個小女孩子相像，後來尼彩的轉而醜惡女人，一方面受了叔本華哲學的影響，另一方面便是他瘋狂的超人理想的顯示。我們說尼彩事實上并不怎樣恨女人，用事實來釋明的結果也許竟不是一個錯誤。

現在我們來談談叔本華對女人的一度吧，叔本華痛恨女人，他的「名言」多，但最妙的是「一個該死的經驗」。他說當一個男人遇事困難以解決的時候，你不妨去問一下女人的意見，這奇辭你應該去做，你偏甚不怎末做，而且是相反的做，那「對的」是什麼？因爲女人最壞了！這真是一句毒透骨的話，假使拿尼彩對女人的訴來對照地說，我們發現一個女青年恨地赤紅地站了一個卻冷冷地說：「前者是尼彩，後者是叔本華，叔本華是深深地罵毒了女性的「力量」，並且肯定了女性的存在的極端的。在實際的生活上，尼彩追求女人，有女朋友，和女人并不怎樣疏視。可是叔本華一生却只有一次愛，曾經愛過一位威瑪的姑娘，被拒絕了，他便沒有再愛過女人，甚至好像連他的母親也在痛苦之列。這又是尼彩和叔本華兩個人絕不相同的地方。由於這些不同，因之有人解釋尼彩其力，是「女性」，只是痛恨着不守女人本分的不入眼的那些「女人」，這樣的爲尼彩辯護是多餘的，因爲尼彩以男性代「力量」，女性代表感情的見解我們認爲根本不成立，爲什麼女性不可以代「力量」呢，要是不好地答出理由來，那末便無所謂不入眼了，尼彩儘管事實上并不怎樣恨女人，但他的嘲罵無疑地總是過失，只能看作其瘋人的談話的。

倒是尼彩對於婚姻，家庭的觀念值得我們注意，他說戀愛是友誼的深化，婚姻應該含有理想，這些我們

已說過了，至於在實際的婚姻的建立上，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結婚，政府應強迫人民結婚，單身漢有加倍納稅和當兵的義務，孩子多的家庭，應獲得獎勵。結婚以前，男女雙方都要經醫生證明健康，還須獲得地方官吏的許可，（註冊的意思）以免性的關係的混亂。他還主張男女間可以有暫時的婚姻，規定若干年，假如在這幾年中生下了小孩，便該有適當的處置辦法，給孩子以保障。他說的「暫時婚姻」原是一種「試婚」的意思，用以挽救男女間愛情的易變，這似乎過新了些。其餘的話却很合情理，和叔本華根本不主張結婚的意見也完全不同，在這些地方，尼彩是一個常態的人，我們可以不必用超人的名字冠在他頭上。

尼彩是一個熱情的人，事事過激的人，他那火一樣的感情是基於人生的熱愛，對於女性，他厭惡，可是他愛，那是由於他對人生在愛，所以不得不愛。我不敢希望人們能夠諒解尼彩的過激——罪惡，但是對於一個半生不死的民族來說，對於那些似生非生，似死非死的人們來說，學習學習尼彩高度的生命力，高度的人生意義是必要的吧！我想。

七、創作，創作

在這一章裏裏的尼彩，他從病弱開始，一直到迫近瘋狂和死亡，握在他手裏的是筆，寫出來的是他深遠的思想。他從戀愛和人生的其他樂趣中被逼出來，他痛苦，他的康健是被迫走着下坡路了，然而他那堅強不撓的意志，使他躺在病床上還是想，還是創作。人生的熱愛和精神的永燃之火使他不死，從他的著作裏，我們可以看到的一個活的尼彩，從這樣的一個名叫尼彩的德國人身上，我們將看到無限的生命力，使自己畢生快縮的靈魂變得振奮。

尼彩的著作的特色是文字剛勁有力，思想則明澈如深潭裏的水。記得魯迅先生曾批評他的蘇魯支語錄說：「文字的剛勁，讀起來有金石聲。而他的學問的精髓，則在鼓勵人類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漸向上，不使停頓在瑣屑的，卑鄙的，只注意於物質的生活之中。」（註一）這幾句話是說得透切而深知的。其實，尼彩的蘇魯支語錄固然如此，其他著作也未嘗不可用這些話去評說。而尼彩的一生成就，我們公平地來說，也不過在這兩方面：「文字的剛勁」代表了他運用語言的精髓。「鼓勵人類生活上」他自己熱愛人生的態度便給了我們一個榜樣。

一八六九年，尼彩在巴塞爾大學執業時的同事普爾克摩德說：「稱尼彩為學者，不如稱為藝術家。」這個批評和魯迅的批評可以參照着看，尼彩的一生，本是一個平常的人的生死，那是一個藝術作品，一個悲劇！去了解尼彩的作品和去了解他的「人」，中間沒有任何必須持有的差別，同時也只有從藝術的角度上去看尼彩，我們才能減少由他著作引來的一分厭惡之感！

現在可以談他底著作了。

「悲劇的產生」是尼彩的處女作，這本書表示着對瓦格納的敬仰，隨處流露着詩的氣質。我們絕不能把它當作假託語言學的科學著作來看，他僅僅地講述着希臘神，用自己的精神概念了解着他自己心目中的真希臘，他憤恨地說希臘神不是淺薄的快樂主義，文化與人爲什麼不應該獲得統一。從這冊書裏，我們看到尼彩一生活動的開始，但，這卻是一個偉大的悲劇的開始。

接着出版的一八七三——一八七六這數年間彙著的論文集「不合時宜的觀察」，其中幾篇論著已在簡文略予介紹，尼彩的思想在這個集子裏實現了他後來自己否定的思想的最高點，對於瓦格納崇拜極了，對於普法戰爭中另一個態度，他還宣佈了自己的文化理想——「藝術態度之譜和在於個人生活的各種表現」。關於這一點，尼彩始終堅持，至死沒有變更。

尼彩對於一般人評說教育和歷史表示憎惡，在這集子裏，也明白說出了他卓越的見解。他說歷史僅在生活動越活潑時才有用，在其他的時候則反有害，因爲老是回憶着過去，凝結於一意識之內，常足以妨礙生動的流動而易陷於不活潑中。這自然又難免過激之病，但用來說明當我們現在正進行着反法西斯蒂戰爭的時候，應翻轉以顯當今這一事實，卻是最好的理由哩。在教育方面他抨擊得更利害，他認爲一切人類必須認識個人的意義和地位，等到真正認識了之後，纔能夠行動自由，人類自爲主人翁，不受自然及物類的支配。但是要真正認識個人的意義和地位，不可不擇優良的教育者。從事教育的人應該首先認識青年特殊的力，然後引導青年的力努力於現實的了解，像現代的教育者，根本不懂得教育的意義，也不知道個性是什麼，個性應該怎樣去開發，所謂教育不過是盡力於低下的人生價值的培養而已。這些見解實在是尼彩超人哲學裏比較合理的部分，時代進化到今天，對於我們國家的教育政策，恐仍有足資借鏡觀照之用吧！

第三部的著作名叫「人性底，太人性底」，創作的年代是一八七六到一八七八，刊行於一八七八。這冊

書是尼彩開始採用語言散文體的開始，放棄了他以前寫文時所用的嚴整，古典的論文筆法，原因是由於他病弱不堪，有思即錄，所以常為短短的節錄，另一方面則這種筆法適宜於他直接去接觸問題，也是尼彩歡喜採用的一個理由。

尼彩自己對於這冊書有如下的講述：「我在這兒，從一切不屬我性情的事物，解放了我自己；這是一個危險的紀念碑，這是一個自己教育的紀念碑，它停止了我一切曾經傳染給我的高級欺騙，理想主義，美感，和其他的女性觀念。」這些話初看起來是難懂的，為什麼會是一個紀念碑的呢，原來他自己的思想從這冊書寫作開始已走上了另一條路；為什麼會是這樣的一處紀念碑的呢，原來他在這裏和瓦格納叔本華告別了，在碑上刻上了「超人」的字樣，看吧，下面所錄的一節對於憐憫這一觀念的分析，就是一個代表性的說明。

「憐憫的目的很少為着別人的快樂，就像鬼魂的目的很少僅是為着別人的痛苦，兩者是相同的。因為憐憫至少包含兩種個人快樂的成分，都是自己滿足自己：第一，憐憫是情感的快樂，就是存在於悲劇中的那個憐憫，其次憐憫驅迫着自己已到行動的時候，就是權力使用滿足了的快樂。此外，假如一位痛苦的人，對於我們非常和善，我們就是用同情的舉動，來減去我們自己的悲哀。除開少數哲學家外，憐憫常常放在道德感情的最低級，本來也應當如此。」這是肯定了「憐憫」這一觀念的說法，擴而充之，正是超人哲學的一個着力點。在他個人思想方面，他已從否定人生到絕對肯定人生，從消極的悲觀主義進而入積極的樂觀主義，更說得確切些透澈些，他已從一個凡人尼彩進而為超人尼彩了。

後於「人性底，太人性底」三年，尼彩的又一重要著作出版了。「朝霞」寫着尼彩對於人世裏許多現實問題的意見，自結婚問題到基督教論，自教育問題到愛國心論，都從人性上着眼，一一予以論列。他的論點透闢暢達，意思是想從他的作品中，人們可以獲得新的啓示。

接着發表「快樂的科學」，這冊書是尼彩病後寫的，健康的快樂像火爐那樣烤暖了他的心，他的精神益發蓬勃了，在尼彩全部作品中，這是一本最快樂的書，文字透露出生活的朝氣和生命的活力，對於生命的鼓勵，生命的憧憬，生命的愛，都持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一八八六年則發表「好壞之外」，它和「快樂的科學」同屬「寫作方法相類似，當時大多數讀者認為已是尼彩的代表作品，尼彩的思想已經成熟。關於這幾冊書再可引伸講述的特點是：接觸的問題多而廣，到處都有敏銳的評論，洞察着人生思想藝術等等最深難解決的問題，在思想組織上，比較嚴密，不像他晚年的著作那樣放蕩恣肆，呈露着瘋狂性的病態。

早在這幾部書出版以前，尼彩已經開始寫他的為人們公認的代表作「蘇魯支語錄」了。蘇魯支(Šūrah)原是「一個傳說中的人名。據不可靠的古史記載，他是伊蘭人，年僅七歲的時候，就跟著名恩善司學藝，到二十歲，他發願救世，於是出家修道，獨個兒住在叢林裏，有十年之久。三十歲，他在善悉詳鳥嶽河上受到了神的啓示，因此而大徹大悟。自己說曾經七次接待天神，受命超度衆生，游說着各土邦的諸侯，到波斯統一伊蘭各邦，就把蘇魯支定為國語。憑這些神話，我們自然不能說蘇魯支確有其人，尼彩用蘇魯支為名，也不過是借以暗示自己「超度衆生」的意想而已，至於他寫作的地方是哥爾斯·馬里亞(Gors-Marja)，全書共分四卷，每一卷寫作時落筆極快，大概只費得十天左右的時光。但是在卷與卷之間卻擱擱得很長，這可見得他構思的精密小心，全書文字甚近於聖經體裁，讀起來確實有韻，每節每句都極動人，好像都是若勁有力的詩筆。綜合了來看，就有莊嚴幽靜的感覺。因此有人覺得文字莊嚴反而掩蔽了思想的深蘊，另有人甚至說只是莊嚴而已，書中並無深奧的思想和深闊的真理。那時的大批評家勃勒爾斯也認為是太單調的缺乏想像力的作品。然而，我們且不管這些吧！尼彩寫他的蘇魯支語錄時正是用了極分小心去寫的，說莊嚴，確是莊嚴了一些，因為「莊嚴」，在尼彩的意思裏是面對人生苦難的邁有的面貌，也可以說是面對苦難的軍容象

傲。他喜愛着蘇魯支，他自己就是蘇魯支，他用自己的筆寫蘇魯支，他借蘇魯支的口說出了自己要說的話，那些故事，那些說教，在這冊書裏的是，全是超人的行徑，尼彩稱呼蘇魯支是「模範超人」，而尼彩自己的思想却也正是一個模範超人的思想。

那末蘇魯支語錄到底講些什麼呢，簡括地說吧：尼彩肯定了人生，熱戀了人生，要想向人生的寶藏裏無盡止地去發掘的概念，在這冊書裏具體地宣示了出來了。尼彩對於權力意志的觀察在這裏已從思想的蘊蓄到達實際的告白。再一般地說來，他在這十多萬字中完成了他的超人的創造。可是我們甯可說尼彩是那樣瘋狂地把許多上好的紗和精心吐出的絲送給我們了，然而我們却不能把紗和絲利用了來織成錦綉，甚至紗和絲的比仿不確切，在這些思想裏我們根本找不出紗和絲的某些類似，根本是兩種相反的東西，對於國家，仁愛，平等，自由，美，等等概念，都是肯定了又否定，或者否定了又更肯定的思想散片，往往是「相反」可不能「相成」的矛盾，終於使尼彩自己瘋狂和死的矛盾！還有，尼彩的寫蘇魯支語錄，表面看來，是對於叔本華瓦格納悲觀主義思想的一個暴力反動，而事實上則是尼彩對於俾斯麥政權的一個抗議，俾斯麥對於自由主義的妥協傾向激怒了尼彩，於是尼彩寫成了蘇魯支語錄，所以蘇魯支語錄是一部以散文詩體寫的哲學，也是一部政治的論著，不過前者是明顯的，而後者則隱藏着不易為人們所發見。至於蘇魯支語錄的體裁，則和天路歷程（註一）相彷彿，雖然兩書的思想不同，然而那苦苦說教的態度，却完全相同。

一八八七年「道德的系統」刊行，尼彩在這冊書裏表示了他自己對於基督教思想和傳統道德的意見。文字裏蘊含着憤怒，予以澈底的破壞。一八八八年出版的「瓦格勒事件」，他迴憶着和瓦格納友誼的過程，批判了瓦格納極負盛名的悲劇，同時把他以前自己稱頌瓦格納的若干文章全部否定，從稱實，至此一變而為劇烈的攻擊。一八八九刊著「偶像的沒落」，接着「尼彩反瓦格納」和「反基督教」出版，在這些書裏，尼彩

的思想都表示了他自己早年思想的更行否定，甚至有些過激。

現在尼彩有些老了，他憂慮着自己的思想和行爲將不易爲世人所了解，於是他努力寫他自己的自傳——尼彩自傳，這冊書在尼彩活着的時候沒有出版，一直到一九〇八年才發表，然而不幸發表後人家更不易懂得尼彩了。文字的鏗鏘有力，一如尼彩之爲人，而矛盾的觀念依然存在，竟使人們無法了解尼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那些驕狂自誇的道白，又怎樣的使人們表示着對他的驚異。尼彩活着孤獨，死後竟因此而不幸同樣地孤獨。這正是「超人」可悲的地方。

與「尼彩自傳」同時期寫作的是「志於權力」，在尼彩自己，他認爲這是他「權力意志」觀念的最高發展，「超人」的完全的補充，寫作時高度的審慎和立論的用心，都比其他著作來得更賣力。可是正因為他太用心了，所以文字更深難懂，使讀者不易接受。而另一原因，由於他身體的衰弱和常受瘋狂的迫害，因此竟不能寫得完整，有割裂零碎，不成章法的感覺。這冊書同尼彩自傳一樣，直到死後才發表。

尼彩一生中，他還曾陸續寫有不少詩篇，含意深刻，每句每節，都帶有他自己的哲理，一八九八年，離尼彩的死只二年了，他決心要它們彙集刊行，這算是尼彩生前最後出版的一部著作。

假如我們把尼彩的作品用一條曲線來表示，那末「志於權力」是起點，「蘇魯安語錄」卻在曲線中間的預點，而「志於權力」則是一個有力的收束。尼彩前期的著作是一個「觀主義者的自唱」，「蘇魯安語錄」是反對觀主義的狂鳴——超人哲學的獨立。其後兩著作，大多是補述着超人這一觀念，希望它能更形象更易於深入人們的腦中。可惜從「欲其盡地寫全超人」這一點來說，無疑是完全失敗了，由於尼彩後期的著作有着驕狂自誇的毛病，過於自我的自我主義，因之非但沒有收到尼彩預期的效果，反而連他早期著作的合乎邏輯的優點，也因之減色。這又是尼彩一生的大悲劇中的一個哀愁的插曲。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尼彩是在怎樣的困苦情形之下寫下這些著作的。

尼彩從一八七五以後，身體的健康像直線似的下降了，胃病，眼病，頭痛，神經衰弱，差不多沒有一年會不覺疲憊了他，另外，錢囊的屢次失敗，出版了著作後引起的嘲罵，又造成了他精神的孤獨，更可憐的是在錢的這一方面，使他時常在拮据中困苦度日。他還不能夠享受到大學教授的清苦生活，他其中，靠着友人的接濟，吃得較好，可以「病」又惡毒地剝奪了他的口味，當他深夜創作的時候，只用硬麵包來充飢。房子裏，壁爐是有的，然而却沒有買煤的錢使它能夠發輝「溫暖如春」的效力。尼彩，忍受着這一切，苦行默想的結果，他的「超人哲學」的出現，而這樣的創作精神，真不愧「超人」的創作精神。

尼彩晚年，患了瘋病，時常發，他的腦神經顯然損傷了，可是他還「創作」，毫不為自己的精力枯竭着想，就是在普通病中，他床上的枕旁總放着筆和筆記本，一有思想，馬上記錄下來，這種時刻不忘創作的苦行，誠然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

尼彩的全部創作對於整個人類到底有多少好處和壞處，這個我們暫置勿論，我所要說的，假使說是他確是創造了一個超人的戲劇，那末，就讓我們來欣賞這個戲劇吧，通過了病弱和困苦，戰勝了物質生活和精神的孤立的追害，他終於用他的手寫成了這些著作，這是怎樣富於生命力，熱愛着人生的一個人啊！

註一：見孫伏園著「魯迅與尼彩學說」。

註二：

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 是英人彭揚(John Bunyan 1628-1688)所作的小說。彭揚天性正直，多情善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在內亂初期，他當過兵，過了一年軍隊生活後才歸家結婚，繼受洗禮，常用外傳道。王政恢復後，他被捕下獄，共有十三年之久。「天路歷程」的弟

尼 彩 傳

四六

一部寫於獄中，出獄後才寫第二部。全書描寫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欲超度人生，自塵世去天國，在途中跋涉所受的辛苦艱難情形。文字簡樸純淨，莊嚴動人，和米爾頓（Milton）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被稱為十七世紀的兩大宗教文學作品。

八、遺棄了叔本華

在前面好幾章裏提到了叔本華，我們由於熟悉了尼彩，因之也一定會記住叔本華這個名詞了，叔本華是尼彩的一面鏡子，這面鏡子後來給尼彩自己的手打破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話說得從頭起。

一八六五，尼彩才只二十一歲，他正過着他的勤奮的大學生活，上完了課，常常歡喜到街上舊書店裏去逛，有一天，他買了一本名叫「意志和觀念的世界」的書回來，這冊書是叔本華的主要著作，當他讀完了之後，立刻就成了叔本華的信徒。在第二章裏，我們已經讀到尼彩是怎樣的崇敬着叔本華，節引了他自己的一些話。現在假使不嫌煩厭的話，那末，我們不妨再來多講幾句。

尼彩閱讀任何讀物，都是全心以赴的，對於叔本華的呢，更是擦下了自己全部精力讀向裏去的。他曾經說：「我是叔本華的一個讀者，人們會相信的，讀了他的一頁書，就得從頭到尾讀完，專心地聽他口裏講的每一個字。我對於他的信心，立刻就覺得是百分之百的了。」這正好寫出了尼彩自己對於叔本華的傾情。之後，「悲劇的產生」在一八七一年刊行，尼彩對於叔本華的思想逐漸走進白熱化的境界，到「不合時宜的觀察」快將出版的時候，尼彩的信心簡直發了狂，他說：「叔本華的談話，好像只是對他自己來說，或者你假定想像有一位聽他講話的人，是他的兒子，叔本華這個父親正在教訓他的那樣子。他的談話是粗獷，質樸，也還愉快的談話，對聽他愛他的人說的。這樣的作家是很少的。他文字的力量和句子的爽利，在第一個發音震響時，就好感動了我們，就好像驅使我們走進了森林滿佈的高山，那兒可以深深的呼吸，十分舒服的。」試想，有誰對一個自己歡喜的作家是這樣的謙卑地說的嗎？那位聽他講話的人，是他的兒子的那個人，到底是誰呀，尼彩，正是叔彩自己！由此，我們可見尼彩之崇拜叔本華，在那個時期裏是崇拜到怎樣的一

個程度了。

在尼彩的作品裏，初期作品是全部受了叔本華哲學的影響的，由於叔本華的厭世悲觀，他更深地嚐了人生的苦痛，由於叔本華的推崇音樂，他相信了瓦格納的悲劇的人生效果，也因為叔本華常用黑色的眼鏡去看世界，所以尼彩的早期作品裏充滿了對入世的憤恨和惱怒。後來雖然尼彩跳過了叔本華所舖下的人生灰色之路，他說叔本華之於他，正像他之稱瓦格納那樣，在他的生命裏起的作用等於是一場疾病，可是他絕不肯認叔本華所給他的影響。我們能夠察出他們兩個人有很大的不同，甚至相反的不同，但一經定人生和關於人生，全好似一物的兩面。所謂「矯枉過正」，便是最好的說明。

尼彩和叔本華思想的歧謬是在於人生意義的不同。叔本華悲觀主義的哲學思想是不定於人生的一力上的，他的哲學中心，雖然是「人生意志」，可是事實上叔本華僅是在追求人生的意志而已。他沒有真正進入生命的意義而得到合理的發揚，音樂，在叔本華眼中看來，是唯一實現人生意志的音樂，而音樂僅由於方法而已。音樂個人忘掉苦痛，那人生的苦痛却是命定了的，不能加以任何掩飾或掩蓋。尼彩在去發現自己的苦痛道路之前，他相信着這是真的。但當他自己生命的力量強盛地發為烈焰的時候，他便一定了他，他創造了自己哲學的中心，那就是權力意志。

這種意識上的轉變我們不能唯心地去解釋的，尼彩所經歷的時代和叔本華所經歷的意識的不同。叔本華早尼彩數十年出現於世界上，資本主義雖然已經和封建主義鬥爭獲得了勝利的局面，而隨着資本主義興起的自由主義的思潮却還須和舊的封建意識搏鬥，歌德，貝多芬，席勒站在自由主義這一面，那叔本華呢，起初是徘徊於兩種思潮的中間，最後，他創造了以不可知論為基盤的厭世哲學，表面上似與自由主義思潮甚關係，實際則促成當時一般知識分子對政治和民主的不關心，把人們帶到不可知的領域裏去，這樣，才造成

了俾斯麥的假民主主義勝利。另外，德意志的不統一，內部和外力阻礙統一的力量在叔本華眼中看得太龐大了，一方面資本主義要求當時的德意志有統一的必要，而以當時德意志統一條件的不够則表示了事實上的不可能，這可以說正是叔本華的悲觀意識產生的基本原因。既解釋了叔本華哲學的來由，現在可以瞭解尼彩哲學之所以產生了，尼彩是活在資本主義的火饑更旺盛燃燒的時候的，一八七〇——一八七一的普法戰爭的結局是德意志內部的統一，這又是他親眼看到的事。假的民主主義使他厭惡，俾斯麥便成了他的眼中釘，而真的以人民爲主的民主主義呢，由於資本主義本身具備的缺陷根本不可能產生，於是尼彩「力」的觀念產生了，自以爲正證明晰而實際上是異常矛盾糊塗的「超人哲學」適應了後於他出現的法西斯蒂，這正是爲什麼尼彩活着時孤獨，死了後却特別給希特勒和他的暴徒們恭維着的原由。

釋明了叔本華和尼彩基本上差別的山來後，我們接着可以作具體的事實的列舉了。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尼彩從叔本華的路跑向他自己的路上去的橋樑。這本書是證明紀念服爾泰（Voltaire）的，這可見得在尼彩的生命史上還有短短的幾年服膺了這位法國的啓蒙大師，然而這還是尼彩的一種掩護手段而已。他既從悲觀主義的窠臼裏解放了出來，認識了「自我」和「自我的力」，於是他一必須要着戰鬥的手段去戰鬥，而服爾泰和盧梭的狂熱的樂觀精神，恰好是在他理想中所要找尋的一種利器，這種利器原是自由主義民主思潮的寶貝，拿到了尼彩手裏，却變成了反民主和自由的劍，後來這柄劍給他磨成了另一形式，「超人哲學」就此產生了。看吧，比「人性的，太人性的」來到世界上前進一步的「朝霞」，他對叔本華就表示了怎樣的態度：「叔本華沒有精細地思想過他的基本觀念，因爲他沒有通過理智經驗，就獲得了它們。」「叔本華以爲生存靠主觀，事實上并不靠主觀，只有生存的價值才靠着主觀。」够了。就這幾句話，我們看到尼彩是如何地在對叔本華敲扁了。

形而上學原是尼彩早期思想的重點，叔本華一生都和形而上學分不開來，可是尼彩很快地把形而上學丟開了，他說叔本華的往而上學的價值是努力去畫一張世界的圖畫，可惜結果却是畫了一張假的圖畫，至於這張圖畫爲什麼會不真切呢，原因是叔本華不從人生的根本上去着眼，那否定人生的基本態度害了他，所以尼彩不再把形而上放在眼裏，甚至他拋撇了形而上學更公開地反對邏輯，「世界僅是觀念，這錯了。」尼彩乾脆地拔步跑到了人生的實際的路上。

然而，人生是痛苦的，尼彩不早就同叔本華相似的如此意識着的嗎？人生既是痛苦，不設法去解脫是難於活下去的。被誤解的希臘精神是一般庸俗之徒拿來解脫人生痛苦的一種方法，尼彩叫它淺薄的快樂主義。叔本華的解脫方法呢，是「癡狂歡喜」，這又是尼彩的稱呼，論到尼彩自己呢，那是「工作」，而這「工作」兩字却是包含「權力意志」在內的。或者說是以「權力意志」爲其內容的。

淺薄的快樂主義是無辦法的抗拒，尼彩應不起它。至於叔本華的「癡狂歡喜」，尼彩卻是經歷了這階段，嚐受了這個「歡喜」的，他所深情寄托的歡喜是什麼呢，是具體地表現了叔本華哲學的瓦格納悲劇，關於這，我們已在「和瓦格納的友誼」的那章裏略爲解釋了，現在我們要繼續說明的是尼彩之所以用「工作」來代替了「癡狂歡喜」，主要的原因在哪裏。

尼彩會說：「對毫不從事奮鬥的人，一切都失去了價值，對僅僅從事於觀察的人，一切就無所謂善惡。我覺得批評人生價值的標的，都全靠奮鬥的程度和力量爲轉移。」不從事奮鬥，只從事觀察，這是指說人生的旁觀者之流的行爲，他們既然不接觸人生，自然就不能以人世間的若干道德意念來規範他們。尼彩對於這些人是瞧不起的，他給他們的評價比奴隸更賤視一等。叔本華呢，他卻認爲「冷靜觀察」是人生的內涵之一，是否定人生欲望的第一步，這是兩個人對於人生的基本態度的不同。由這個不同，所以尼彩和叔本華對於

適應人生的方法也顯然不同，尼彩用「工作」，用「奮鬥」來作為人生的準繩，叔本華則創造了他的「瘋狂歡喜」的方法，更說得透澈些，叔本華和尼彩同樣的都承認人生痛苦，可是一則主張忘我地去漠視痛苦，一則認為應該正視痛苦而以奮鬥和工作去克服痛苦，前者是叔本華，後者是尼彩。

寫到這裏，我們可以了解尼彩畢生工作精神的堅韌的由來了。尼彩，一生無倦地忘我地工作着，他甚至認為疲倦和疾病都可以用工作來剋服，然而，結果呢，這樣的超人行徑顯然是造成尼彩病和瘋死的主因！所以尼彩的工作精神我們儘可以表示敬佩，但由於基本觀點的錯誤，那樣的工作也值得我們加以警傷和分析批判的了。

講到尼彩正視人生的態度後，我們接着可以比較一下叔本華和尼彩兩個人對於生命的熱情是怎樣，作為上節的補充說明。

叔本華對人類的看法是始終抱着一個冷漠的態度的，他曾講過一個寓言。在那個寓言裏，他把人比做獐豬，獐豬孤獨地活在山野中感到寂寞，於是它想找它的同伴羣處，而羣處之後，相互間背上的硬刺把大家都刺痛了，這樣它們只好分散了，分散後卻又寂寞地要求羣處，羣處後却又被刺了只好分散，經若干次的經驗後，它們還是共同生活在一起了，可是相互間却保持了距離，這距離叫做什麼呢，叔本華說那就是人世間的道德，禮法和世俗！叔本華還寓言我們不能不說是一個深刻的觀察。但不幸錯誤在那裏呢，他的大前題人和獐豬的相比是錯了，他把人看做獐豬，暗示了人性的本惡；他把人與人的相處比做獐豬的羣處，顯然已完全抹煞人類明白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尼彩完全不是這樣，尼彩對於生命有着無限的熱情，他說「生存的可怕的事物，要裝飾解釋成生存救濟的事物！」這可見得他對於生命的熱情和嚮往。尼彩同叔本華一樣，他也認為今日人類的不够理想，然而他不同於叔本華的人類不會蛻變，他熱情地提出了「超人」的理想，超人雖永

不會在世人出現。尼彩是錯誤地指出了一條人類明日的理想之路了，而能够提出理想，却因爲他對人生有摯誠的愛！

尼彩既然拋棄了叔本華的哲學概念，就附帶地丟掉了希臘精神給他的一些束縛，他甚至批評希臘民族是沈溺在詩意裏的民族，只在神話裏面找求着自我快樂的民族。尼彩四十以後的生活比較沉澱和執着，都和他自己思想的發展有關。

對於悲劇，尼彩是曾經嚮往萬分的，我們還記得他給予瓦格納的讚意。他把瓦格納捧得天那裏高，稱譽他爲第一流的藝術家，可是從拜耳事件以後，他一天一天地痛惡悲劇起來，他說：「牠（指悲劇）或者會把我們弄得更恐怖，更敏感，更易於發怒，更歡喜流淚！」這種對於悲劇的厭惡心理，一直到他的晚年才又改正過來。但是在叔本華的基本概念裏，和尼彩後期對於悲劇的崇拜却是顯然不同的。尼彩晚年之稱頌悲劇，據他自己說是因爲由悲劇得到的快樂，正可拿來表示強壯的時代，而他認爲叔本華之所以重視悲劇呢，那是誤會了悲劇恰是肯定人生的橋樑。

好了，尼彩和叔本華完全告別了，他後來雖承認叔本華會給予他巨大的影響，但只是影響而已，由於他們兩人對於人生價值的不同，由於造成這兩種人的社會背景不同，尼彩終究用自己的手創製了自己的鏡子，但這面鏡子照出了那些人呢？威廉第二，默索里尼，希特勒，假使尼彩活在讀者今天此刻（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看到報上登載柏林十分之九已在蘇軍之手，希特勒可能只有四十八小時的壽命的時候。對於「超人」兩字，尼彩自己將作何感想呵！或許「上帝」能够知道尼彩的超人意志，那末，讓我們接着來談談尼彩和上帝的交往吧。

九、一個無神論者？

尼彩是現實的有血有肉的人，而上帝呢，是一個存在在若干人的腦子裏的人，這個「人」被尊稱着叫做「神」，科學的實證沒有本領把「他」劃出形相來，所以他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生存於現實世界以外的東西。尼彩對這東西，不同於一般無神論者說上帝根本不存在，他俏皮地或者說過激地告訴世人道：「上帝已死了」。可是在他幼年期，他卻是一個基督教之子，被稱作小教師，稍大以後，又自稱為「崇敬動物」的人。

尼彩對於基督教憎恨的程度，我們可以用他自己所說的話來證明，他說：「一個人去摸聖經，必須帶上手套，以免弄髒了自己的手。」又說：「人類中最大的兩個鬼神，便是基督教和酒。」這些話恰同他污蔑女性那樣地過激，然而對於女性，他的言論和行爲並不合拍，對於酒和基督教，他卻實實在在是一個言行合一的實踐主義者。關於他這些思想的來源，我們得先從他的道德觀念說起。

尼彩在寫朝霞的時候，他就稱呼自己是一個「不道德者」。這個名詞一直被他用着直到死，他在他的「朝霞時代」就這麼說：「我不高興與那些賣信的臭虫們，老是有貪得無厭的慾望去喚上帝，直到上帝喚到他們才甘心！」從這句話裏，我們可以知道尼彩痛恨那些喚着上帝的臭虫們比對上帝更覺討厭。而爲什麼恨着那些「臭虫們」呢，卻正是因爲他的道德觀念和他們的完全不同的緣故。他自稱爲「不道德者」則正是在以「舊道德的革新者」自命。基督教的道德理想是博愛，基督教徒的行爲的準繩是自我犧牲和謙恭的處世態度，他對於基督的博愛觀念認爲是人類自快的表現，他反對，至於自我犧牲和謙恭，他就不止於反對而表示痛恨了。他認爲剛強是人類活着的盾牌，用以戰鬥，也用以掩護自己，而在基督教徒的道德觀念裏，就沒有剛強這兩個字。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氣」（舊約箴言第十五章）這幾句話正好用來說明尼彩對基督教的前後兩種態度。尼彩早先曾經說過「明智之人說話必溫柔」，這使我們不禁有對「回答柔和」四個字引起聯想，而後來尼彩說話粗暴和行動乖張的行爲呢，又恰是「暴戾」和「怒氣」的最好描寫。我這樣說，似乎是在爲尼彩的「剛強」下註解了，然而尼彩的剛強，是超人的剛強，尼彩的真理，是超人的真理，所以，讓我申明，我並沒有在對尼彩的剛強作辯解。

人類的生活原是一場現實性的戰鬥，戰鬥裏缺少不了剛強和毅勇，這是事實。尼彩若使僅乎主張現實性的勇敢的搏鬥，我便會是他第一個信徒。然而他的剛強是過了分的剛強，是以弱者無辜的潰敗拿來作爲剛強勝利標誌的剛強，這便使人感到惱恨。尼彩批評基督教的哲學是「棄強就弱」的哲學，容許弱者在人世中存是一大罪惡。而對尼彩的哲學，讓我們來給他批評吧，那是以無辜的爲社會所欺壓了的弱者的尅服爲其出發點的哲學，那超人哲學也就是「棄弱就強」的哲學。這樣的哲學是從尼彩的瘋人頭腦裏胎生的，我們有更深的厭惡！

生活，尼彩所希望的是人類偉大莊嚴的生活，關於尼彩和基督教對人類生活的看法，日本金子筑水說得好：「尼彩本着他自身生來的貴族精神，極端憤恨那傳統的基督教的慈善的道德，至主張以偉大莊嚴的生活，爲人類本來的生活。他不僅只是反對基督教所主張的慈善的博愛的一種道德，甚至目基督教爲破壞或否定眞的人類生活的宗教。以否定的消極的死來處理人生，而將積極的肯定的活精神，置於何有之鄉，是基督教；視人類如羣畜，將人類的生活觀爲羣畜可啓的生活，也是基督教，總之基督教，是否定的宗教，破壞的宗教。」這些話是活畫出了尼彩對於基督教的態度的，必然的結論是尼彩要創造其自以爲是的宗教了，這個宗教尼彩並沒有冠以宗教的稱謂，而事實上呢，乃是同於野蠻人崇拜着「力」的原始宗教，不過，這野蠻的力

通過了尼彩的頭腦，改裝成「權力意志」出現了而已。

「上帝已死了！」尼彩大聲地向世人宣說，怎麼死的呢，尼彩說是被「我們，你和我！」把他殺死了，所以「我們都是殺死他的兇手！」尼彩自以為是殺掉上帝的兇手，在他，正是得意的呼喊！至於上帝的罪狀，那是破壞了「真的人類生活的宗教。」他所遺憾的是，人們竟不知道上帝已死這一回事，或者是知道了假裝着不知道那樣地仍在「愚昧信奉」。自然，這種憤懣在我們看來是多餘的，尼彩所批判的基督教思想中僅只兩點和我們相合，那就是基督教對於人生過於容忍的態度和它的基本的出世思想。

基督教正和一切宗教一樣，「神」的觀念是它唯一的歸宿，把活的人生機械地看做是罪行，把現實的奮鬥轉化為卑屈的忍耐，再把人生的幸福置於不可知的死後，這些，是幫助了人類不合理的存在去存在的。尼彩反抗現實的不合理——雖然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也不得不表示了對於基督教的否定。至於尼彩「上帝已死了」的說法也是對的，這裏不妨從「神」的統治人類思想過程中去求解釋。

神，基督神自從羅馬教皇利奧一世(Leo I)在紀元四四五年宣佈了「彼德教義」以後，神的權力便逐步高升上來，所謂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時期(Dark Age)，有實足千年的歷史都給神沾染而且籠蓋着。在中世紀，人們以教會為唯一的理智和情感之寄託場所，上帝的存在與否，沒有人會用理智去加以分析和企圖證明，上帝的權力——直接影響到人的政治活動的權力，也很少有人提出過表示懷疑。直到中世紀快終了的時候，教會和上帝才開始從人們的信仰的基盤上動搖，之後，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等一連串的事實削弱了基督神對於人類的統治，笛卡兒(Descartes)是首先表白懷疑態度的一個人，到康德(Kant)「純粹理性批判」出世以後，上帝的存在已經幾乎全部被否定了，這種把「神」的影子逐漸驅出於「人」的意識中的現象，用尼彩的話去說，就是上帝已經殺死了，而連馬丁路德在內，那批懷疑的哲學家和革新的宗教家都成了致

死上帝的主犯和幫兇。尼彩很能認知這個現象，這是他嚴智的地方，但是他卻沒有了解科學的興起和人文主義的掉頭正是上帝沒落的最基本的原由，更進一步，尼彩僅乎看到了資本主義熱鬧興旺的時代而沒有生力想到資本主義必然沒落的原由，所以他喊「上帝死了」、「超人萬歲」，而究其實，出現在帝國主義時代的超人又那裏能够存在呢！

寫到這裏，我們必須補說一點尼彩的超人觀念。尼彩是否定了上帝的存在的，他該算得是一個無神論者，然而，強味的尼彩他自身竟也不能脫離「神」而存在，假使說宗教的新的估價是因為人有理想和信仰而加強自己的生活，那末，尼彩是以「權力意志」為內容的「超人」來代替了基督教的上帝了。而尼彩之所謂「剛強」、「戰爭」、「無仁慈」這一套東西，恰好可拿來和基督教的「仁慈，同情，自我犧牲」等來作感敵的對比的。

基督教以現實的人生快樂視為不可能獲得的圓滿，完全的快樂是在天上，那是用了半開半開的眼睛去睇世間人生的緣故。尼彩正視人生，雖然並不否認人生是一個苦難的過程，然而，他卻只想到克己和戰鬥，無遁世的思想，錯誤是在太「正視」了，才產生了他的不合理的「超人哲學」。而那一則遁世一則入世的根本觀念上的差別，便是尼彩仇恨基督教的原始的由來。

再說得明白些，尼彩跳出了基督教給他的樊籠，而所以陷於自己的「神」的觀念裏去的原因是由於他和客觀的唯物無神論不相同，客觀的唯物無神論從現實性的合乎理性，合乎科學的認識出發，獲得了否定上帝的必然的結論。而尼彩呢，他沒有這樣做，他僅從自我意識的要求中去否定了上帝，上帝為什麼沒有，為什麼死了呢，一句話，因為尼彩不需要這樣的上帝，所以他就拋棄了上帝！

對於尼彩的無神論我們是大大可批判一番的，對於基督教徒的崇信上帝我們也不敢苟同，現實的人生戰鬥

裏用不到神來攪亂我們的生活秩序的，同時，真正能體驗着人生努力於人生的人，他也必然無暇讓自己的意識裏滲進了作爲沖淡人生味的神汁的。當科學已經建立起威信，而且以後的人類的生活將永遠無法和科學脫的這一事實已到達無可懷疑的時候，我們對於基督教和其他一切宗教，在今天，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這說呀，永遠擺脫呀！

十、超人、超人

尼彩哲學的精髓是「超人」兩個字，當尼彩活著的時候，他看到了威廉二世的登台而歡欣，死後呢，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實現了他的超人意志，他被「尊敬」為納粹法西斯的老祖宗了，這在尼彩，是會有人世不寂寞之感的，可惜就是在筆者今天（一九四五，五，二日）此刻，墨索里尼已被里昂的愛國志士槍決，希特勒也真的死在柏林保衛戰中了，尼彩，在地下與他「下」的實踐了他意志的「超人」們發首，這個鬼世不寂寞之感，又將是怎樣的一種滋味呢？尼彩不相信上帝，上帝不會告訴我們，尼彩死了，他自己也不會從棺材裏跳出來說，這是一個謎，永遠的謎了！去幻想是毫無意思的，我們還是來多談談「超人」這兩個字吧。

尼彩「超人」觀念的原始型式，該推溯之於希臘神話中的酒神，而希臘神話中的酒神，內涵的意義便是「力」。尼彩後來稱讚愷撒，拿破崙，這種英雄崇拜心理的起源點，也由於「力」。所以尼彩的「權力意志」說實在是「超人」的中心思想，「超人」假使失去了「力」，那就是尼彩所咒罵着的奴隸之類了，尼彩開始創造超人觀念的時候，德國政治，握在還不够超人標準的俾士麥手中，舉世熱鬧着瓦格納的悲劇，他用假鷹的眼睛深覓人世，卻找不到一個不平凡的超人（威廉二世正懾伏着在過他的平凡的太子生活），對於這，尼彩除了寂寞之感外，他用他的熱情畫出超人的狀貌來，希望世人遵循着他的理想去做。

「我教你做超人，人類是要超過的東西，你們會為超人作了些什麼呢？一切的生物，一直到現在，都會創造過他們自己的東西，難道你們還要作偉大潮流的降落，甯肯回到禽獸，不願意超過人類嗎？」這是尼彩超人意志的發凡，寫在他的代表作蘇魯支語錄裏的。在蘇魯支語錄裏，尼彩寫下他成熟的思想，他有時悲愁，有時卻瘋狂歡喜，而在許多的句子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啼笑皆存的形相，譬如他說：「蘇魯支走進所有的

到冷寂的人世來了，他有超人的自矜的歡喜，可是卻有更多的孤獨悽惶咬着他的心呀！人們常說尼彩的超人觀念是在許多地方自相矛盾的，這幾句話，正好寫出了尼彩自己的痛苦，是造成一切矛盾的根源。

那末，是不是我們僅因為矛盾而就無法分析這超人觀念了呢，倒也不！儘管超人是一團混雜的線紗，我們可以細心找出三個頭來把它抽剝完畢。

首先是尼彩過熱的人生愛胎育了超人。尼彩在面對着叔本華鏡子的時候，他的人生觀的外貌是灰色的，可是他的內心始終給人生的熱力燃燒着，世界是冷酷的，瓦格納的悲劇是偉大的，而那否定人生的說素卻使他活得困惱，就憑了這一點，他終於痛恨起他早先所欽佩的一切來了。人，應該面對着苦難，勇敢地去克服苦難，這才是人所應努力去做的事，他首先這樣想。繼後他想現實的人類為什麼都沒有勇氣去這末幹呢？瓦格納的悲劇音樂是怎樣盛行着迷惑了人呀！於是「超人」來了，他擁抱了他自己心底的超人！

其次是尼彩曲解了達爾文生物進化說，和順應了葛爾頓人種改良學的結果。達爾文的生物競爭說使他堅信着自然界生物應有的淘汰無法避免，葛爾頓的人種改良學說卻給了他來日人類的憧憬。對於達爾文和葛爾頓的學說，站在學理的探討上原也有可商的地方，但，這於尼彩是用不着的，因為在尼彩的意念裏是分明曲解了進化論的：「生活本身主要的就是前人和弱者的佔奪，傷害和征服，壓迫，強硬，本身形式的強制，吞併能且至少至少是剝削，……剝削不屬於一種衰落的或者缺陷的和原始的社會，它從屬於活生生的心靈，作為有機的基本結構，它是傾向權力的實在意志，就正是生活的意志的結果。」尼彩這段話正可用來說明尼彩是引伸了進化論的，可是竟不幸曲解了，所以才有權力意志這個名詞產生。

第三是尼彩對於羅馬文化的崇拜和斯多噶派哲學思想的吸收。這在超人思想裏面我們可以找到的有自制

，勞苦與戰鬥這些意念。尼彩接受羅馬文化是背叛了希臘文化的結果。而吸收斯多噶派的受苦精神呢，卻是他對人生的態度不可分割的，原來尼彩對人生，始終是認為苦難的，所不同於叔本華的是主張避苦而己！他既認為人生是苦痛的化身，那末人要活下去就非忍受苦痛不可了，尼彩有一句話說得很美，他說：「小的痛苦把我們弄得很小，大的痛苦能够把我們放大！」人活着，要是擺脫不開那些煩瑣的無價值痛苦，他就只有困縮在一個狹小天地裏。而將把自己的生命價值降至最小最少，同時，如不能忍受大的痛苦呢，他的生命力也決不會獲得發揚。對於小的痛苦他主張擺脫，對於大的痛苦必須「無條件」地忍受，這就是尼彩的超人須與自備。勞苦，和戰鬥的原因。

以上所說三點，在我就認為是尼彩超人哲學的三個源頭，「過分的人生愛，曲解了的進化論，再加上斯多噶派的受苦精神」這就等於了「超人」。現在接着我們進一步地討論超人的若干具體的觀念吧！

讓我們首先來探討他對於天才這一觀念的了解，尼彩認為超人是會沒有天才的，「無天才即無歷史，」那是主張全人類的歷史全部由天才創造的。一句「名言」，由於「天才」生存的地位是這樣高，所以他更進一步說，「人類存在之目的在產生偉大人物。」天才既然在人類中佔有這樣重要的地位，那不是天才的多數者的存在，就毫無意義，假使說有其意義，那末僅是一種產生天才，助成天才的泥土之類的東西罷了。這種極端的天才論，無疑是一個錯誤，要是沒有那末多的非天才者存在呢，天才怎樣能够創造出歷史來？尼彩在這裏就等於用右手闔了禍，卻不知道自己的左手會來打自己的右子。可是尼彩卻又進一步繼續講下去，他認為多數民眾因為不具有真的人格，故簡直是毫無意義，只有天才才有人生的意義。由於這些謬誤，尼彩的超人觀念就非孤獨起來不可了，因此在尼彩，正同他說叔本華是被誤解的天才那樣，他自己也成了一個被誤解的天才。

「被誤解的天才」，以尼彩生前的孤獨不幸來說，那是最確切的事實，可是我們卻還可以推說之於社會背景才是造成尼彩被誤解的由來。爲什麼，當資本主義發展到俾斯麥當權的時代，勞資雙方的矛盾還可以用資本家的欺騙和些微讓步來維持和平，那獨夫式的政治現象必須隱藏着不敢露面的，而再過幾十年後，資本主義走到帝國主義的路上去了，那就情勢不同了，威廉第二，墨索里尼，希特勒這些「超人」們登台了。於是尼彩尼彩，超人超人，尼彩交了運，法西斯黨承認了他偉大的天才，他的天才也就不再有被誤解的現象了。這個事實證明了尼彩的天才說只有爲瘋狂的天才們所承認，作爲人類中真正的一個愛好和平的人是當不了天才的。

尼彩禮讚天才，對於平民呢，他認爲是最卑賤的東西，所謂平民道德，就是一種無價值的卑劣的道德，時代爲什麼如此愚劣不堪，祇因爲是平民道德統治了現代文化的緣故。他所指的平民道德，猶義是基督教的文化觀，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淺薄的快樂主義者的庸俗行爲等。平民道德他應不起，所以才產生了他自己的超人道德，而這種超人道德、事實上可以說是一種貴族主義的道德觀，無條件的強者的道德觀。

對於同情！——這人類的寶貴的本性，尼彩卻覺得是多餘的，早經，他相信叔本華哲學，他尊重這同情的道德，可是他後來就不客氣地說同情等於是一種疾病了，他嘆息着同情的道德竟把哲學家纏住了，難道歐洲文化要變成佛敎了嗎？他看，尼彩把同情聽得多不順眼！在一人性的，太人性的「裏明白地說：「憐憫很少是爲着別人的快樂，就同兇惡很少是爲着使別人痛苦。因爲憐憫至少包含着二個人快樂的成分，都是爲了滿足自己。第一憐憫是情感的快樂，就是悲劇中間存在的那種憐憫，其次憐憫便使自己到行動的時候，就有權力使用滿足的快樂。另外，假如有一位痛苦的人，對待我們很好，我們就用同情的行動，來減去我們由他引來的悲哀。除開少數哲學家外，憐憫應該放在道德的最末一級。是事所當然的。」原來尼彩的痛恨這同

情的道德，因為同情和憐憫多源由「自私」。這些話，表面着來，很對，但，試問尼彩，難道這自私的同情是不應該有的嗎？假使人類連這些些自私的同情都喪失了，那末人類和禽獸的分別在哪裏？可惜尼彩沒有看到他強者的道德究竟是些麼一回事，而我們這一代，卻身受了法西斯徒們無同情的兇橫和殺戮了。

關於善和惡的解釋，尼彩也有其自以為是的標準，善是什麼？是力，是以力為意志，是力的獲得；惡是什麼？是力的薄弱，力的喪失！貴族社會是善，平民社會是惡。這些話用常人的頭腦是無法加以推斷的。為什麼貴族社會是善呢，勉強可以解釋為貴族社會獲得了，或較易獲得力，而平民社會則是喪失了力的社會。但再問下去為什麼力之有無就可以代表善惡呢，那就牽涉到尼彩全部的超人哲學了。說得好一些，那是因為有勇氣生存的人才可敬，而有勇氣在社會上掙扎的大多有內發的生命力，力之所以為善僅是這個道理，但要是把社會的因素也加進去，那末這就等於說尼彩是在為強者歌頌，為強者辯護了，尼彩的善惡標準，顯然是不合邏輯，不通之至的。

從善與惡的分辨，尼彩跟着就唱出他幸福的解釋來。幸福是自己權力增加的感覺，不幸福則恰恰相反。這比善惡的說素明白易懂得多了，我們根據他這說法，可以想像得到尼彩所指說的幸福者是那些人，不幸福者是指那些人，明白些說，幸福的是那獲得力的貴族社會，不幸福的是失去了力的平民社會，至於為什麼一則應該幸福，一則可以不幸福，那是不在尼彩計想之內的。

社會主義是以全世界人類的幸福為前提的，是偏向平民社會的發展的，所以尼彩對於社會主義也表示了他的痛惡疾首。舉一個例，他對於一八四八年法國巴黎公社的態度是厭惡的，他說：「越過了民族的鬥爭，那批國際的九頭蛇叫我們吃了一驚，他們突然的出現是那末可怕，等於宣告了未來的鬥爭的完全兩樣的方式。」這樣嚴重的使尼彩吃了一驚未免使我們也吃驚了，但，考其實，尼彩的吃驚是有來由的，他既不主張人

類絕對的平等，人格應有高下貴賤之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應該分得清清楚楚，那末，對於全反此道以行的社會主義那能不吃一驚呢，所以他乾脆地說社會主義只以多數者的弱小的可憐的生活爲人類的理想，他們早已忘掉的人生的真義了。

尼彩一方面絕對蔑視平民，另一方面卻認爲平民（奴隸，超人的奴隸）的存在卻可以幫助文化的發展，首先，他就肯定地認爲希臘文化的能建立就只因爲社會上有衆多的奴隸，關於這個人類歷史不幸的現象，尼彩竟這樣說得響亮地而且以爲是一個真理，真使我們悲怒！然而，不止於此，他更說得妙呢：「假如有人說希臘之亡是由於奴隸制度，這算是真理，那末，另一種說法應該更加確實，那就是我們之亡將由於奴隸制度的缺乏。」這是說超人是脫離不了奴隸而存在的，可是他又那樣地咒罵奴隸，這就顯出了他超人哲學的混亂和矛盾。而在尼彩心目中，奴隸與平民實是一個名稱，關於這一點，也使我們覺得奇怪，他的用意，無非要記超人的地位提高，而且竟提得這麼高！

尼彩歌頌戰爭，認爲戰爭對於一個衰老的民族是一帖良藥，他把民族的衰老比做是個人患着的肺病，民族的肺病和個人的肺病完全一樣，他需要一種殘酷利害的藥去醫治，這種藥叫做什麼呢，把它叫做戰爭！於是戰爭也就成了超人哲學中的一部分。領導戰爭的是超人，勇於去作戰的人也是超人，因爲超人才有不怕死的精神，經過戰爭的蛻化，人類一切才有新生的希望。他還一再告所人們說，應我好手而戰（Fight the good Fight），這種磊落的打仗態度，也是尼彩超人哲學裏的高超道德，尼彩對於戰爭可以說有些兒熱中，可是以他自己對於戰爭的實際經驗來說，他僅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受過軍事訓練，一八七〇年他很想參加普法戰爭，而結束僅僅在野戰衛生隊服務，并且事後他對於這場戰爭完全缺乏好感，這樣說來，那末，尼彩之恭頌戰爭，不是有些兒令人奇怪嗎，事實是尼彩逗留在叔本華哲學的階段，他不須要戰爭，尼彩背棄了叔本華

哲學時，他還不感到戰爭的重要，一直要到他發明了他自己的超人哲學，爲了要「超於人」，便不得不擁抱着戰爭了，從他後來對於比俾斯麥更歡喜「鐵與血」的威廉第二登台的頌揚，我們就可以證明尼彩之厭惡一八七〇的普法戰爭，是厭惡着俾斯麥藉此而維持了一個時期的和平，未能投尼彩之所好而已。

戰爭可以促使尼彩的超人社會實現。講到尼彩的超人社會真有趣，他也主張階級，但絕不同於共產主義者所分的階級，他所分的階級是強者的階級和弱者的階級，戰爭讓弱者的階級迅速消失滅亡，強者的階級卻因戰爭而愈益強壯，經這樣類似新陳代謝的無數次循環後，終於弱者完全消滅了，於是「公正的」「合理的」超人社會就此實現。尼彩對於明日社會的理想大體如此，這種想頭可說是超人哲學的終極理想。

他的社會理想既然如此，配合着這個社會理想以來的政治理想就不得不是少數人，甚至是一個人獨裁着的黨頭政治了；而在個人方面，那是絕對的無限制的個人自由主義。不過，這裏要加說明的是，顯然的，那無限制的個人自由主義僅僅能適用之於超人，而依此說來，尼彩戰鬥又戰鬥到最後的超人社會，只會剩了一個真正的超人。

這樣的超人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而且永遠也不會看到，我們所能看到的尼彩留下的幾個超人，第一個便是擄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威廉第二。

威廉第二是一個瘋狂的戰神的化身，他瞧不起俾斯麥的妥協政策，等於反革命似地讓俾斯麥辭職了之後，他便實行起自己的政策來。會有一次，他對士兵訓話道：「你們是我的兵，你們已將你們的身體與靈魂交給我！你們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我的敵人，值此社會主義者陰謀時期，也許我要命令你們去射擊你們的兄弟和親屬，希望上帝使我們不至於如此，萬一要如此，記着你們要毫無怨言地服從我的命令！」這樣的瘋狂無人性的語言是用之於尼彩所頌讚者之口，尼彩會稱讚威廉第二是他「權力意志」的實現者，從這裏，我們

已不難想像到一個真的超人是怎樣的人物了。

現在我國的學者中有些是極端稱頌尼彩超人之說的，想到尼彩這位超人筆下的「準超人」對我們中國人到底是怎樣的態度時，卻不禁爲之寒慄了，威廉第二在一九〇〇年派軍隊來我國時他說：「不要憐憫，不要俘虜，像匈奴人一般地去摧毀吧！」原來在「準超人」眼中的中國民族是只配殺戮的，可是竟有一些人卻還歡悅着尼彩超人之說，這，真是令人寒慄的事！

威廉第二之後的準超人是希特勒，希特勒對於尼彩的崇拜是大家都知道的。尼彩曾說：「一個主人的種族只有恐怖和威力的開頭才可以生長起來，問題：二十世紀的蠻子在什麼地方呢？顯然的只有經過巨大社會危機之後才可以顯現出來，變成起來。」這些話說得很好，好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尼彩指出了巨大的社會危機對於產生希特勒這樣的人物的影響。第二就是預言了這位蠻子——希特勒的降生，出現。所以尼彩不愧為希特勒主義的先知，而希特勒給予尼彩的崇拜，自然也是很應該的了。

我們可以欣幸的是：尼彩的瘋狂的超人說終究在人類的良心的壁上彈回來了，威廉第二的失敗，墨索里尼的被槍決，和希特勒的日暮途窮的失蹤。都說明了明日人類應有的和平與幸福會逐漸到來，而尼彩的超人哲學僅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產物，凡有良心的人都將不屑地給以永久的卑視與嗤笑！

十一、他瘋了

尼彩，十九世紀創造超人哲學的狂人，他不止於「狂」而竟瘋了！從他的一生的生命史的發展看來，上帝救不了他，叔本華，瓦格納救不了他，他自己創造的超人也救不了他，他的妹妹，他的母親，他的朋友又怎能救得了他的瘋和死，板直他彎曲了的生命柱呢？一共有十年，足足十年的悠長時間，尼彩躺在病床上，他的神經麻痺，他只瘋人的眼珠凝視着世界。

在他小的時候，我們總還記得他的小時候，他是一個乖乖的小孩子，有女孩子溫順和愛的性格，還相信上帝，時常陶醉在神的音樂裏，他的鄰居和同學們都稱呼他「小牧師」，事實上他也幾乎很像是一個虔敬的「小牧師」，以這樣的一個好脾氣的孩子，誰能够在他那時候預斷他後來竟是一個過激的無神論者呢，他從崇敬者發展到無神論者，在常人，也許并不足以過分苦惱了他的心智，可是在尼彩，他的智力不容許他作粗淺的盲從和迷信，他想得太多了，他丟棄了上帝，他是勝利地贏得了和神這觀念作戰的戰爭，可是那戰爭的結局却是致自己於瘋狂的一個兆頭。

尼彩的青年期，不幸地竟和已死了的叔本華訂了交，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是那樣深深地刺擊着尼彩，他好像給一隻瘋狗很狠地咬了一口，瘋了一陣子，後來病好了，可是他的神經却因此而受了傷害，以後的瘋病雖與此無關，然而那一度受傷的情形却正是尼彩十年長病的來由。至於在他和瓦格納的友誼上，我們也可看出他神經的缺乏健全，友誼增進得很快，而且熱烈，一旦發現了背異的必要時，他很快地扭轉了自己的身子，和瓦格納宣告絕交。這又是可以表現尼彩的心神不同於常人的地方。

要是拿他追求女人的事情來說，那更易使我們覺得他這個人有些神經質了，和一個見面女子認識還只四

個鐘點，竟那樣冒昧地寫了求婚信去要求結婚，并且限定了人家在幾小時內答覆。這樣的行徑要不是神經有些問題的話，誰能够相信一個常人會這樣亂攪的呢，尼彩在未瘋之前，他事實上已是有些瘋了啊！

致於對於威廉第二的歌頌，也是過激的，不相稱的。這一方面可以說真是尼彩的明智，他能够看到，意料到威廉第二有一番作爲，然而這樣的近於先知者的讚詞，也未嘗不能解作僥倖乎投尼彩之所好才獲得讚揚，尼彩在未發瘋前已經用瘋人的手寫出了他全般瘋狂的語言了，他看到的不是英雄的威廉第二，是同他那樣具有瘋狂性的同一類型的威廉第二，這從威廉後來鬧那場大禍的事實來說，并不覺得這樣的說法有過火之嫌。這些事實，都是以說明尼彩是一個「天才」，天才與瘋人兩者間的距離是相差無幾的，尼彩晚年的癡痺和瘋狂或者正是他早年太勞心機的後果吧，我不同情於尼彩的全生命的活動，然而，我崇拜一個人能够專心從事於工作這一點，因此，當我寫着尼彩之發瘋時，不得不付出同情了。

與尼彩同時代的文壇評論家勃蘭兌斯，曾經批評尼彩說他是「貴族的過激主義」，這句話可用以註說尼彩的全部超人哲學，也可以用來說明尼彩致瘋的真正病源，尼彩生在自由主義和貴族主義作戰的時代，資本主義的民權思想激怒了這個頑固的人，而當日在資本主義潮流裏湧進的德意志又不允許尼彩走向那封建意識的原路，於是尼彩走了一條超時代的路，「超人，超人，」他嘶叫着，他嘶叫在帝國主義時代尚未到臨的前天，他孤獨，他痛苦，他因此而發瘋了。

他於一八八九年一月在吐林(Turin)開始發瘋，那時他是四十五歲，進入壯年期才不久。他致病的原因主要的是由於太疲倦，操心太過，寫作太勤，同時生活的缺少規律，也是使他身體致弱的一個因子。但還在從寫作「悲劇的產生」那時候起，他的身體就已開始病弱了，腦病，眼痛，胃疾，這些惡病像惡鬼似的纏着他，不肯鬆手，他常常爲了須要健康的恢復而遠遊，可是他那無時無刻不肯丟開的哲學的思索做了牽引病魔的

一條引子，他到那裏，病魔跟到他那裏，他從未擺脫開病神給他的虐待，他對於病，反抗着，然而他不能克服牠！這在尼彩個人，實在是一個悲哀。

在這些種病之間把尼彩纏繞得最苦的是失眠症，起初，尼彩全不把這些病症放在眼裏，他因為有了失眠症反而獲得了給他多思考些問題的時間，可是日子久了，尼彩感到了痛苦，失眠症非不再給他夜間的冷靜的頭腦，連白天的工作也給影響了，尼彩覺得思索問題時腦力不能集中的現象很壞，於是他不得不買安眠藥片來吃，他吃安眠藥尤多，腦力尤見衰退，最後乃至有發瘋的現象。

尼彩這場病有十年之久，要到死神降臨到他身上的時候，他才能獲得自由！在病時，似乎他還是在用他一貫反抗一切的那股力量 and 病魔掙扎着的，然而這是致人於失去全部理智的瘋狂病，他遭受了這樣一個僅次於死的鬼神迫害，試問叫他怎樣去反抗和怎樣去懂得反抗呢？奇怪的是，當我們看到尼彩的病狀時，我們幾乎有理由可以相信尼彩是確確實實在掙扎着了。瘋病，神經失常，它最大的毒辣手段是剝去一個人控制自己的力量，瘋病的患者最易習見的現象是叫人恐怖，可是尼彩雖瘋了，他却能够瘋得那樣安靜，在十年病中，他沒有過甚的詭異的行動，也不至於使人感到過甚的恐怖，他的瘋病，大家覺得很嚴重，他瘋的情況，大家又覺得太平淡了，他失眠，比以前更甚的失眠，他每夜睜着眼怔視着人生和世界，那眼珠凝住在眼窠中；有很多皺紋的額角呈現着苦痛，他的嘴有時喃喃地似在說些什麼，難得他才偷偷地在半夜裏從床上走下來，徬徨在他的寢室中蹣跚着往返亂走。假使說我們絕對相信尼彩是一個永遠熱愛人生和努力於反抗一切的人，那麼尼彩這種似瘋非瘋的太平和的瘋人行爲，不正是尼彩執持着他健康的理智生活力的明證嗎？也許尼彩正是一個超於人的「超人」吧！

一八九八，尼彩離開世界的前二年，他的好友李克特白克(H. Lichtenberger)(註一)曾從法國跑來看

他，李克特白克後來把他對病人尼彩的印象告訴人說：「他的眉毛和眼睛的壯嚴，一如沒有得病的日子。不過他兩眼的眼光似乎凝集向內，並不外射，他臉部的神采好像有着很深的憂慮，可是他整個的臉的輪廓却顯得美與和平。」李氏的說法是不會虛假的，他兩眼內向的眼光，或者正是他在搜索着自己的靈魂，自己靈魂的傷處啊！

在他病的時候，他妹妹福斯脫尼彩和他的母親給了他無比的愛護，尤其他妹妹，對他看護得詳，他們兄妹間的感情，是難以比擬盡說的。現在我們研究尼彩，那福斯脫尼彩寫的一本尼彩傳是最可重視的，從生活方面的記載說，真實性還過於尼彩自傳。他一直看護到他死，可是尼彩的年老的母親呢，却在尼彩死前三年病逝了，那一年，尼彩只有很少的意識，覺得他母親已死了這一回事，瘋病，苦惱了尼彩十年，就僅在這件事上給了他免去悲痛的幸福。

尼彩畢生重要的時間都從事於沉思和創作。沉思，我們不知道尼彩就是到死的那一刻，到底有沒有停止過。至於創作，在那病着的十年內是沒有的，從一八八九年一月起，他就再沒有寫出一行字，這倒於人類也許是一件好事，但，當我們讀到他所寫的是那樣深刻和睿智，他全部的錯誤却又是建築在生之熱愛這一點上，便不得不表示一點惋惜！

關於尼彩這場病的探討，議論很多。醫生診斷作「無定型麻痺」，不大確切，看作是瘋狂的全身麻痺，却也不像，曾經明確地寫上了病狀診斷書，後來又加取消。據諾爾曼(Habert Norman)說他的病源是由於狂暴的憂鬱侵襲所致，這個說法比較正確，但尼彩這個人也不像是容易患迫害狂的。諾爾曼後來又會進一層解釋是尼彩心神的興奮和心神的頹喪按時輪流交集所致，這才更切確些了，因為尼彩的「超人生活」，現實的仁慈的行為和理想的殘忍的超人意識，這兩者間的矛盾不得調和，在我們看來，正是尼彩的致命傷呵！

尼 彩 傳

註一：

李克特白克(*Lichtenberger*)與尼彩同時代的法國文學史家。

十二、悲劇的完成

尼彩在朝霞裏寫道：

「什麼叫做人生呢？人生——就是：不斷地要把一件要死的東西推開；人生——就是：殘酷無情地反對我們中間而且是世界的老弱的成分。人生——所以就是去毫不憐憫地反對將死的，可憐的，年老的人嗎？不斷地去作爲一個殘酷者嗎？」

這樣的一個肯定人生，熱愛着人生的人，當他活到五十六歲的時候（一九〇〇年），他也不得不死了。他是活在戰鬥中，死在戰鬥中的。他活着，精神的和物質的雙重虐待把他擠得發瘋，而那十年的瘋病，他熬受得好苦呀！一九〇〇年的八月二十五日，清晨，太陽剛剛升起不久，他睜着眼睛再凝視一下他又恨又愛的世界，就莊嚴地和世界告別了。他活着感受到寂寞，死也感受到寂寞，尼彩的超人哲學是必須在他後死才交運的，他現在——瘋和死的那段時間裏，他的行爲和思想都給世界談視着；而當我們要是只想着他熱愛人生這一點，在現在——就是在反法西斯快將全部勝利的今天，我們也不得不付出衷心的憐憫！

尼彩是死在威瑪(Weimar)市外他的別墅中的，在死前幾天，他的病況和神情臉色沒有什麼特別令人感到可愛的地方，他的隣居們照常來探視他，他也照常用平和的眼睛望着他的隣居們，他死了，隣居和他的親友懷着悲痛看守他的屍體，看他的樣子是那樣倔強和莊嚴，他「超於人類」，似乎勇敢地已闖入了另一個世界！

他死在威瑪，這使我們想起德國另一個巨人也是死在威瑪的，那是歌德(Goethe)——歌德正是在尼彩的意識中所反對的人，因爲他反對，敵視自由主義，所以我們也可以說他敵視了歌德，可是在實際的言行上，

尼彩是崇拜歌德的，尼彩會不止一次地把歌德創造的人物「浮士德」引用到他自己著作裏，尼彩崇拜歌德，由於歌德是一個「人」，這正相同於拿破崙的崇拜歌德；歌德的不平凡的巨人的行徑感動了他們的緣故。然而，歌德正是我們永遠愛慕的人，尼彩卻不是嗎！拿破崙也不是呀！尼彩的「超人意識」救不了他自己，陷害了無數的人，他留給我們的「人生愛」和「語言學的成就」，比起歌德給予我們的豐富的文學碩果，給予我們這樣的廣博慈大的人類愛，相差得太遠了，同樣是聰明的人，同樣是德意志人，同樣地有着不平凡的性格，竟有這樣大的差別，事實卻使我們永愛着歌德，使我們可憐着尼彩。

尼彩是而對着叔本華的鏡子活了好些時候的，後來他雖然把這面鏡子摔破了，可是他還自認叔本華會給予他一生巨大的影響。我們把叔本華和尼彩一起來說，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時代給予了他們些什麼。在叔本華的一生裏所有的，尼彩也都有。叔本華的晚年過得同樣地寂寞不堪，在憎惡、失意、矛盾、不安之中，伴隨着他的只有一個婢女和一條狗。但是到他快死的幾年裏，他的名字卻漸為世人所知，人們恭維他為「弗蘭津的哲人」，死於光榮的境遇裏。而尼彩呢，他雖然和叔本華同樣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過敏的神經質，而不幸，他還比叔本華更不幸！他是死在冷灘不解的寂寞裏的。

寂寞的世界，這樣說是我們代替發出了尼彩自我的怨對了。在尼彩自己，他生前沒有錯過這一句話，他抱着他的「戰鬥」結束了他的一生，他誇讚戰爭是一切的善的父親，他把戰爭比作是消滅弱者的毒藥，強者的興奮劑。他整個的人生擁護了他的戰鬥，五十六年的自我的奮鬥，日子不算短，他，當他凝視世界而後，一個「超人」是離開真的人類了之後，要叫那些現在活着的，活得不像活着的人，該有多少的愧怍啊！想起了講理士的話：

「假若我們回過頭來看十九世紀末三十年前後，就可知道那時代的思潮完全給兩位意識和理想全然相反

的人所支配：托爾斯泰和尼彩。托爾斯泰代表基督教底社會共通底和入道主義底理想，比基督教義還要過分些。尼彩代表唯理主義底異端底和個人主義底理想，和普通唯理主義比較，也過分的地方。他們都是以自己的方法完成了自己的藝術家，敏銳的心理學家，在生活途徑上奮鬥着的前進者，超然捨己，辛苦地向探尋着什麼的工作者。L

講理士對於托爾斯泰和尼彩的評贊大體是正确的，的確，他們兩個都是以自己的方法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成了自己的人。因為尼彩，他不同於，相反於托爾斯泰，走了他自己的道路，才有戰爭，權力意志和超人的出現，而這些東西的出現，就把尼彩自己毀滅了，而且影響所及，還使人類走了一段痛苦的道路（反法西斯戰爭的過程），這使我想起社會決定個人，和個人抗衡着社會的相互關係來。托爾斯泰和尼彩，他們都已盡了抗衡一切壓力的努力，而一個走上太基督教的道路，一個走上太反基督教的道路，雖然托爾斯泰使我們完全地愛，尼彩卻叫我們有些恨，但，歷史發展的不能把握的結果同樣地給了我們警誡，我們是感到人生信念，和創造人生信念的「難」了。

尼彩的寫作「悲劇的產生」為其寫作的始點，而他一生的奮鬥和忍苦，我們是可以拿來比喻作一部悲劇的出現的，現在，瘋和死，把這幕悲劇的簾幕拉下了，世界快安靜了，尼彩純然不愧為一個睿智的人，完成了他自己的悲劇，但，讓我們說，這是個人的悲劇，讓我們記住了舞台的熱鬧，而把一切的故事忘了吧。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歐洲全勝利的後一天）於重慶凱旋路。

後記

寫完了尼彩傳，我得在這裏寫一篇後記，我有些話要說。

我想着，我們這個國家不愧是一個古老的國家，因為由於古老，所以雖然在抗戰到今天已列為世界「強國」之一了，有些事還不同於其他的強國，顯得頗為神奇。譬如對於尼彩，尼彩的超人哲學分明是法西斯思想的根源。可是還有些教授先生們偏會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恭維尼彩，頌讚尼彩，自然，這些先生們的論調要遭受到抨擊，而且在已到了不值得再予一擊的地步了，那留下來的事情是：頌讚和恭維尼彩的人依舊有着他們的地位和位置，人們不理會他們，他們卻仍然依據着勢力安然存在，假使遇有機會，還可以再來那一套！類此的神奇之事說起來很多，但也正由於我們的國家很古老，所以大家也就馬馬虎虎漠視這一切。去年我從桂林逃難到重慶，路經柳州，住在一位起初不甚相識後來卻變得還相當知己的朋友那裏，他每天和我談歌德和尼彩，這樣，對於尼彩，我才勾起了一股舊日的戀念之情，使我對於尼彩的超人哲學作又一番的考慮和認識。

我歡喜尼彩的時候是在初踏進大學之門的那一二年裏，因為自己的生活理想找不到目標，所以徬徨地亂讀着各種各派的社會科學和哲學書籍，尼彩的「蘇魯支語錄」就在那個時候裏闖進了我虛弱的靈魂，記得我當時對這本書很有好感，我愛他，爲了沉思着強者的思想而把自己的失眠症弄得越發利害了。而另一本書，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卻使我感嘆着天上的好生之德，和「蘇魯支思想」根本不相容，於是由於矛盾，我的失眠症又加深了些，最後卒至一場大病，險些把自己的一條小命送掉。病中，我給兩位同學的病死刺醒

了自己對於生命價值的賤視和糟蹋，從此我算活得健康一些了，對於「互助論」和「蘇魯支語錄」，產生了自己的判斷力量，給予了他們我自以為是的估價和看法。

我把「蘇魯支思想」看作是什麼呢，那是一把刀！它解剖了人生的若干迷惘，切割了牽住人生蔓着人生的一些細藤蕪草，它使人生的果實更光照在太陽之下，使我們直覺地感到人生可愛——太可愛了，我們一定要勇敢地好好地生活！我因此甚至還想着，尼彩的全部超人哲學是還有一些價值的，其價值就在這裏。而只憑這一點來說，「互助論」者的思想是可以并存，毫不牴觸的。

正因為自己曾是一個茫視人生的人，所以我常常羨慕，常常敬崇人家比我活得「好」。我歡喜看外國電影，我歡喜的原因至少有一半是由於銀幕上那些碧眼高鼻的人給了我「人生愛」的啓示，我雖沒有肯定說我們的國家裏全無光和熱，力與生命，但不如人家活得認真總該算得是一個事實吧，而憑這個事實，我於是又想起了一些什麼。

據說「鶴頂紅」是一種毒藥，封建時代愚頑地忠於皇帝的臣子常以此自殺的，我不知道這種植物的毒性到底怎樣，但從畫像上所看到的，（是祖先的畫像，把「鶴頂紅」嵌在衣襟上當作一顆紐扣）卻是血血紅的那末一大點，我實在歡喜那樣地紅，我非常酷愛着這種紅，因此我想毒的東西也自有其美麗處，「鶴頂紅」可以藥殺人，但「紅」卻給了我們美麗的刺激。

我還記起不少用砒霜毒死人的故事來。砒霜吃下肚去，馬上七竅流血而死，所以我一向把砒霜看作可怕的東西。但後來我懂得了砒霜原來也可以當作藥，它的熱性可以治病的，人若犯了冷病要醫它，吃一些砒霜很有効力。這使我對於「毒物」除了上一種有類於鶴頂紅的想法外，多了一種相同於砒霜的看法。

尼彩，尼彩的超人哲學，也許正是砒霜那一類的東西吧，於是我懷疑地想。但我說懷疑地想是在四五年

以前，現在，我卻大膽地這樣肯定下來了。我寫尼彩傳，我就從這一個立場來寫尼彩傳的。而進一步，還讓我毫不客氣地說，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包括組成這一個民族的一分子的我，美麗的顏色和光大生命力的一些熱性，恐怕正是十萬分的需要吧！

其次，我尚有兩個原因要寫這東西，爲使自己保存的一些材料不致於遭受到意外的損失，這是一。既然認識了自己的環境頗有些相同於賈克倫敦的地方，而偏要不這末做未免太苦了，這是二。至於寫得不成個樣子，那是不容自己來強作解釋的；全書體例并不一致，講述尼彩思想的地方太多以致減少了傳記性許是一個錯誤，節引，借用人家的地方或者也嫌多而因之反顯得極雜不淨了，而最大的缺點呢，在我自己想來該是不能使讀者清晰地了解尼彩這一點。關於這，這些過失，現在我不願再多說，留待若干年後來重寫吧，我只好自許了這個願望并希望能於未來實現。

我羨着要說自己寫着這東西時的心情，我寫時是痛苦的，尼彩的熱愛人生的態度和他強勁的生命力雖然時時鼓舞着我，可是我竟那樣地忍受痛苦而且難於忍受自己的痛苦，尤其是寫「愛和女人」那一章時，我險些兒給尼彩抓去了，說得明白些，我爲了自己私人感情的痛苦，要求發洩而幾乎墮入於尼彩對待女人的觀念之中，微妙的是，在春天，萎黃的葉子到底是太少了，那滿樹的綠葉，象徵着愛和生命的綠油油的顏色，給了我信仰，也給了我生命的愛！

我終於慶幸自己在春天的陽光和毛毛細雨中寫成了尼彩傳，此刻，我安然地踞坐在自己生命的竹篋子裏活得愉快。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號夜十時重慶。

五月二十一日晨校讀畢於鑿山旅次。

新 社 本 書

重慶出版南京翻印 暢銷內地欲購從速

張文伯著

陝北歸來答客問

全書分上下篇，都十萬言
持論公允，一般國民國民黨員

王芸生等著

諸葛亮新論

對先賢之新評價！

易君左等著

巴山蜀水

本書為諸名家執筆，歷
以轉贈親友，洵為珍貴禮物

張仁仲著

印緬隨軍記

作者為青年名記者，文
英姿，士兵英勇，寫來真切
人情及嚮往於印緬輝煌戰績

中國勝利與日

本書縷述中國抗戰八年
經過，值此勝利聲中，尤宜人手一

再版定價 六〇〇元